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传世名著百部一

吕氏春秋

 **eBOOK**
网络资料 非精英

名著评点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吕氏春秋》列入“杂家”一类，指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贵，此其所以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羨而无所归心。”吕不韦力图综合百家九流、广论天地万物。其门下食客三千人，出自各家各派，《吕氏春秋》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由许多人共同执笔完成的，书中表现出的思想十分复杂，各家各派的学说各抒己见，相互矛盾的地方不少，文字风格也不尽相同，只是在编写的形式方面，保持了一个整齐划一的体例。

刘汝霖先生曾对《吕氏春秋》160篇进行详细分析，认为其中阐扬儒家学说的有26篇，道家学说的17篇，墨家学说10篇，法家43篇，名家5篇，阴阳家2篇，纵横家10篇，农家4篇，小说家4篇，兵家16篇（《吕氏春秋之分析》），集先秦诸子思想之大成。

应当指出，杂家之杂，其本并非“杂糅”之意，而是兼采各家之长，汇聚成一家之言。《吕氏春秋》尽管内容十分庞杂，却并不是漫无目的地杂抄各家，作者在《序意》中指出：“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可见作者在内容的选择以及诸家之说的采摭上是服从于总结历史经验、辩明是非这一原则的，其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经验。高诱认为：“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郭沫若先生则进一步指出，《吕氏春秋》“对于各家虽然兼收并蓄，但却有一定的标准。主要是对于儒家道家采取尽量摄取的态度，对墨家法家则出于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载《十批判书》）。

天道观问题是先秦诸子在哲学领域中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还是自然的客观存在，各家各派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对此，《吕氏春秋》在一些篇章中也作了回答，作者认为天是由“精气”形成的，精气轻扬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降为地，鸟兽、珠玉、树木等都是“精气之集”所表现出的属性（《尽数》）；对于宇宙的本源，作者认为“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由精气所形成的万物在不停地运动，“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不难看出，《吕氏春秋》的天道观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

在认识论方面，《吕氏春秋》主要接受了儒家的主张，认为人的认识和知识不是先天就有的，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谨听》），“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必先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观表》）。

《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中，儒家色彩则更为强烈。根据王范之先生的归纳，该书中所体现出的政治纲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吕氏春秋研究》第1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第一、在智识上要“公”（《序意》篇），因而要兼收并蓄，集合百家之言。

第二、君主要“公”、“平”无私（《贵公》篇），要“顺民心”（《顺民篇》），要“无智、无能、无为”（《分职》篇），要“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勿躬》篇），不要“自骄、专独”（《骄恣》篇），要任用贤人（见于多篇），不要把王位当做私产传给子孙万代（《贵公》篇、《长

利》篇、《恃君篇》)。

第三、施政要以“德”、“义”为原则(《上德》篇,《用民》篇),要按照时令行事(十二纪《月令》),与农业生产相适应。

第四、要贯彻商鞅以来的重农政策。

以上四个方面,从整个《吕氏春秋》的材料中,没有见到相反的材料,看来令人奇怪,因为各家学说在《吕氏春秋》中都保存有相反的说法,只有各家在讲到政治的时候,却没有多大出入,这并非出于偶然,恰恰反应了吕不韦的用心所在。《吕氏春秋》中的政治思想取自先秦各家,又不同于各家,而是将各家思想融汇贯通,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治国理民方案。

在《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中,贯穿着虚君实臣思想,根据“法天地”的原则,提出君臣各行其道,各司其职,“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分正则人主不忧劳矣”(《审分》)。“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圜道》)。“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任数》)。如果君主去做本该由臣下所做的事,就会压抑臣下的聪明才智,势必多所不及。君主必须广求贤才,“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当染》),只有对贤士以诚相见,君主才能真正做到无为而治。作者继承了儒家学派“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务本》),“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爱类》)。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以“德治”、“仁政”为主,“刑赏”为辅的主张,认为“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乐为其君死矣”(《爱士》),君主如果“行德好义”,则“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上德》)。作者认为,刑赏不能专用,“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长利》)。上述主张,是兼容儒法两家政治思想的结果。

《吕氏春秋》贯穿了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十二纪是按照阴阳五行说阐释天子在一年中不同时期的应知应作之事,是作者政治思想的体现,构成了全书的核心和贯穿始终的纲领。十二纪中每一纪的首篇,都记述当月太阳星辰的位置、神帝祭祀之名、鸟兽虫鱼的名称活动及与本月相应的音、律、数,还记载了当月天子的车舆服饰,当行或当戒之事以及其他政事、农业生产事宜等。这些明显袭用了战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论”的思想,以五行之数递相推行,并力图把人事与天地自然的变化对应起来。

《吕氏春秋》的作者不完全反对战争,对于“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完全持肯定态度。作者对墨家的“非攻”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战争双方的攻击与救守无关紧要,关键是看战争的性质,“兵苟义,攻伐可,守救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守救不可。”(《禁守》)作者还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除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外,还要取决于战争中人的智慧和勇敢。《吕氏春秋》加深了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古代军事思想。

全书内容以儒、道为主,兼收法、墨、阴阳、兵、农等诸家学说,史称“杂家”,作者认为战国各家学说“虽齐万,愚智工巧,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对各家思想既兼容并包,又有一定的权衡取舍,大体折衷儒、道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以儒家为主要政治思想,对墨家的非乐尊鬼、法家的严刑峻法、名家的苟察诡辩,则多有批判。《吕氏春秋》集先秦诸子思想之大成,为秦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政治纲领。

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先秦诸子的著作有许多早已散失，许多小的流派往往知其人知其书，而不知其学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有焚书坑儒之举，先秦的历史资料毁于秦火者甚多，只有少量著作侥幸流传下来。

《吕氏春秋》是以秦相吕不韦的名义编纂的，在“非秦纪皆烧之”的诏令下，它可能被当做“秦纪看待而得以保存下来，因而其中的历史资料十分宝贵。

《吕氏春秋》引证诸子的只言片语，往往成为研究先秦思想史的无价之宝。1931年，李俊之从《吕氏春秋》中辑出了宓子贱、李克、公子牟、子华子、田骈、邹衍、邓析子、惠子、孟盛等20家言论事迹，编成《吕氏春秋中古书辑佚》，为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和事迹提供了新的材料。

在《吕氏春秋》中，还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在史学方面，它保存了不少为《左传》、《国语》、《战国策》所不载的先秦史料，为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和社会提供了依据。如《序意》篇记豫让刺赵襄子事，提及豫让的好友参乘青为成全豫让而自杀，此事《战国策》、《史记》均失载，《吕氏春秋》做了补充。

在农学方面，它提出了重农的思想、阐述了农业生产经验，如土地利用、农时的判断等，为研究古代农学的发展提供了线索。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先秦农有九家，其中《神农》20篇、《野老》17篇，而今一无所存，而《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四篇，完整记述了先秦农业政策和农业生产经验，十分珍贵。

在医学方面，它提出了一整套“养生”的医学理论，反应了先秦时期古代医学的发展水平。

在天文历法方面，它记载了九野二十八宿的名称以及根据自然界物候特征而制定的节气、太阳的运行状况等，对于研究古代天文学、物候学、历法等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吕氏春秋》中许多篇章文笔生动，文学色彩很浓。八览、六论、十二纪中的议论短文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在说理时常常引用一些历史传说和前代君臣故事为例证，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和语言的生动性。书中的一些语句后来成为有名的成语，二千年来广为流传。如“刻舟求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两典，一出于《察今》（《慎大览》末篇）、一出于《尽数》（《季春纪》第二篇）

总之，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私家著述，《吕氏春秋》集先秦诸子思想之大成，为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后人研究先秦历史、社会与思想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吕氏春秋

名著通览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集门下食客共同编纂而成，它是对先秦众家学说的兼采和综合，是一部具有杂家性质的典籍。

吕不韦，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属河南）人，生年不可考，卒于秦始皇十二年（235年）。曾在阳翟（今河南禹县）经商，成为“家累万金”的富商大贾。后在邯郸遇见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子楚，认为“奇货可居”，决定以重金资助，并游说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而由吕不韦为傅。秦、赵交兵后，子楚随吕不韦逃归秦国。秦昭襄王死后，安国君继立为孝文王，子楚成为太子。一年后，孝文王死，子楚即位，成为庄襄王。他任用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十万户。庄襄王在位三年去世，太子政立为王，时年十三岁，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执政，对东方诸国展开了攻势，速取周、赵、魏之地，设立三川、太原、东郡三郡，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内政方面，吕不韦一反过去尊法的政策，广收天下贤士，重视农业，鼓励工商，促进了秦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秦统一准备了物质条件。由于吕不韦在内政方面与秦始皇想法存在矛盾，秦始皇亲政的第二年（前239），即以嫪毐叛乱为借口，免除了吕不韦的丞相之职，命他回到河南封地。两年以后，秦始皇

泛淫兮无根。

蓄英秋风兮萧萧，

舒芳兮振条。

微霜兮眇眇，

疾兮鸣蜩。

玄鸟兮辞归，

飞翔兮灵丘。

望溪兮郁，

熊罴兮嘒。

唐虞兮不存，

何故兮久留？

临渊兮汪洋，

顾林兮忽荒。

修余兮衣，

骑霓兮南上。

乘云兮回回，

兮自强。

将息兮兰皋，

失志兮悠悠。

蕴兮霉黧，

思君兮无聊。

身去兮意存，

怆恨兮怀愁。

望太一兮淹息，纤余轡兮自休。白日兮皎皎，弥远路兮悠悠。顾列亭兮缥缈，观幽云兮陈浮。钜宝迁兮，雉咸兮相求。泱莽兮究志，惧

吾心兮 。步余马兮飞柱，览可与兮匹俦。卒莫有兮纤介，永余思兮 。
昭世世混兮冥昏，
违君兮归真。
乘龙兮偃蹇，
高回翔兮上臻。袭英衣兮缙 ，披华裳兮芳芬。登羊角兮扶舆，浮云漠兮自娱。握神精兮雍容，与神人兮相胥。

道，《先识》探讨如何认识辨别事物，《审分》阐述执虚静、徇名实之理，《审应》反对淫辞诡辩，《离俗》探讨如何用民，《恃君》探讨如何为君。各篇内容连贯，系统严密。陈奇猷先生根据八览与邹衍五德终始之言相比较，认为这一部分系阴阳家言。八览内容贯通，排列整齐，对于进一步了解全书思想具有重要作用。

“六论”是全书的第三部分，包括六个小节，共36篇，每论各篇之间联系并不十分密切。属杂篇性质。大致看来，《开春论》主要探讨君主的用人之术，《慎行论》主要辨明是非利害，《贵直论》阐述君主当务求直臣贤士，《不肖论》主要讲君主应当去不肖以治国，《似顺论》强调百官之职不可不慎，《土容》前二篇论人君之道，后四篇则属农家之言。

值得一提的是《季冬纪》的末篇《序意》应当是《吕氏春秋》的后序，按照古人著书的体例，序文应在全书的末尾，而今却置于十二纪之后，八览、六论之前，这可能是由于《序意》残缺，只留下有关十二纪的文字的缘故，因而后人将其移至此处。

关于《吕氏春秋》中所包含的先秦各家思想，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中指出：“《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皆教之旨，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善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则明堂阴阳之学也；《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尚清静之术，则道家者流也；《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八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也；《上农》、《任地》、《辨土》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其有抵牾者，《振乱》、《禁塞》、《大乐》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乐为过，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墨之学。”

由于《吕氏春秋》刻意追求形式的统一，各章节之间有割裂、重复的现象存在。尽管如此，该书体例完整，编纂有序，眉目清晰，在先秦典籍中堪称首创，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部具有相当规模和统一结构的私人学术著作。

现存《吕氏春秋》的旧刻本计有14种：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刊本是现存最早的刻本，简称元本；明弘治十一年开封许州李瀚重刻本，简称许本；明万历己卯张登云校本，简称张本；明万历己卯姜璧重刻本，简称姜本；明万历宋邦彦校本，简称宋本，书中附高诱原序、王世贞序、方孝孺《读吕氏春秋》；明万历宋启明刻本，简称小宋本，仅刻十二纪；明万历丙申刘如宠刻本，简称刘本；明万历乙巳汪一鸾刻本，简称汪本；明万历庚申凌稚隆套印本，简称凌本；明朱季龙本，简称朱本，不刊年月；明黄之黓刻本，简称黄本，不刊年月；明天启吴勉学刻本，简称吴本；明崇祯七年王锡衮刻本，简称王本。

《吕氏春秋》旧注本有东汉高诱的《吕氏春秋注》，清毕沅据此作《吕氏春秋新校正》，清梁玉绳的《吕子校补》及《续补》。许维駉的《吕氏春

秋集释》博采清代以来各家之说，广泛搜罗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后附有毕沅辑录的序说，并重新作了校补。此书有清华大学 1936 年刻本，北京市中国书店据以影印出版。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出版有精装排印本。今人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集释本，汇集前人旧说 120 余条，详加考辨，多有创见，在思想内容、音韵训诂等方面多所发明。全书共 160 万字。1984 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曾多次重印。

今人有关《吕氏春秋》研究的重要论著，有郭沫若的《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载于《十批判书》，见于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 2 卷；王范之的《吕氏春秋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全文及大意

卷一孟春纪第一

一曰孟春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御之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 审端径术，善相丘陵坂险原隰，土地所宜，五欲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麇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覆骸。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二曰本生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撻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

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扣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

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瘖，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贵富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焉。遁焉，性恶得不伤？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有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愠；此之谓全德之人。

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犂，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

三曰重己

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倕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一苍璧小玕，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不达乎性命之情，慎之何

益？是师者之爱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聋者之养婴儿也，方雷而窥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别也。未始有别者，其所谓是未尝是，其所谓非未尝非，是其所谓非，非其所谓是，此之谓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祸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国，必残必亡。夫死殃残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寿长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则其至不可禁矣。此论不可不熟。

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殫，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椽，而牛恣所以之，顺也。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

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燿热。燿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鞫；中大鞫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昔先圣王之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醢醢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

四曰贵公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

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行私阿所爱，用竖刁而虫出于户。

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饰服，私利而立公，贪戾而求王，舜弗能为。

【大意】

首篇《孟春》主要论述天子在一年之始孟春季节应当做的事情，强调君主要为臣下和百姓做出表率。《本生》即保全生命的根本，主要论述如何处理人与外界的关系。《重己》即重视自己，重视自身生命的保养，从养生的角度劝导统治者珍惜生命，节制享乐。《贵公》、《去私》两篇，论述了圣王治天下“必先公”的道理，强调统治者应秉公办事，除却私心。

卷二仲春紀第二

一曰仲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华。苍庚鸣。鹰化为鸠。天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旅，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开户始出。先雷三日，奋铎以令于兆民曰：“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朝必备。无作大事，以妨农功。

是月也，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天子乃献羔开冰，先荐寝庙。上丁，命乐正，入〔学习〕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亲往视之。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

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二曰贵生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

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

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闾，（鹿）〔粗〕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

使其曰：“此颜阖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缪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非恶富贵也，由重生恶之也。世人之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

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

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随侯珠之重也哉？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者，非迫生之谓也。

三曰情欲

天生人而使有贪，〔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赡，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筋骨沉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其于物也，不可得之为欲，不可足之为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谤，又树大仇；意气易动，乔然不固；矜势好智，胸中欺诈；德义之缓，邪利之急。身以困穷，虽后悔之，尚将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远，国家大危，悔前之过，犹不可反。闻言而惊，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乱难时至。以此君人，为身大忧，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

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奚故？论早定也。论早定则知早啬，知早啬则精不竭。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乎，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众则速尽。万物之酌大贵之生者众矣，故大贵之生常速尽。非徒万物酌之也，又损其生以资天下之人，而终不自知。功虽成乎外，而生亏乎内。耳不可以听，目不可以视，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扰，妄言想见，临死之上，颠倒惊惧，不知所为，用心如此，岂不悲哉！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自有道者论之则不然，此荆（国）〔王〕之幸。荆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欢乐无遗，尽傅其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于孙叔敖。孙督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

【大意】

《仲春》篇主要阐释天子在仲春季节所应当做的事情。《贵生》篇论述贵生、全生的道理，即所谓养生之道。《情欲》篇主要从节欲的角度论述了养生问题。《当染》篇以染丝为例，说明外界环境对人的影响，指出用人的当与不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功名》篇着重探讨为君之道，通过日常生活中大量生动的实例，阐明欲功成名就，必须“由其道”，作为君主，则应当积极创造使豪杰归附的条件。

卷三季春纪第三

一曰季春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荐鮓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窞，赐贫穷，振乏绝。

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毕弋，置罟罗网，饩兽之药，无出九门。”

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柎曲^簠筐，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堕。

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

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通淫）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国人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

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

二曰尽数

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

精气之集也，必有人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复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

流水不腐，户枢不按，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据为聋，处目则为膀为盲，处鼻则为轨为窒，处腹则为张为府，处足则为店为既。

轻水所多秃与瘦人，重水所多炮与匿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瘞人，苦水所多起与恹人。

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之谓）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藻。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

今世上卜筮祷词，故疾病愈来。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于中？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故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贱之也，为其末也。

三日先己

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蓄其大宝。用其新，弃其陈，撑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此之谓真人。

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义则人善矣；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于无为。无为之之道曰胜天，义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听，利身平静，胜天顺性。顺性则聪明寿长，平静则业进乐乡，督听则奸塞不皇。故上失其道则边侵于敌，内失其行，名声堕于外。是故百切之松，本伤于下，而末槁于上；商、周之国，谋失于胸，令困于彼。故心得而听得，听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后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后杀，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未也。

夏后相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诗》曰：“执辔如组。”孔子曰：“审此言也可以为天下。”子贡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谓其躁也，谓其为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故子华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渊成而鱼鳖安矣，松柏成而涂之人已荫矣。”

孔子见鲁哀公，哀公曰：“有语寡人曰：‘为国家者，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闻之；‘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于门户而天下治者，其唯知反于己身者乎！”

四曰论人

主道约，君守近。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其推之弥疏；其求之弥疆者，〔其〕失之弥远。

何谓反诸己也？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涂，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无以害其天则知精，知精则知神，知神之谓得一。凡彼万形，得一后成。故知〔知〕一，则应物变化，阔大渊深，不可测也。德行昭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时之，远方来宾，不可塞也。意气宜通，无所束缚，不可（收）〔牧〕也。故知知一，则复归于朴，嗜欲易足，取养节薄，不可得也。离世自乐，中情洁白，不可（量）〔墨〕也。威不能惧，严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则（可）动作当务，与时周旋，不可极也。举错以数，取与遵理，不可惑也。言无遗者，集〔于〕肌肤，不可革也。谗人困穷，贤者遂兴，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则若天地然，则何事之不胜，何物之不应？譬之若御者，反诸己，则车轻马利，致远复食而不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为在人，故日杀戮而不止，以至于亡而不悟。三代之兴王，以罪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于王。

何谓求诸人？人同类而智殊，贤不肖异，皆巧言辩辞，以自防御，此不肖主之所以乱也。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若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

谓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污无之而非是。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

【大意】

《季春》主要阐释天子在季春季节所应当做的事情。《数尽》即终其天年的意思，指出养生的关键在于“去害”。《先己》篇所论述的中心是为君之道，指出统治者治理天下，必须从自身做起，搞好自身的品德修养。《论人》即衡量人、识别人，指出君主识人要坚持首先“反诸己”而后“求诸人”的原则。《圆道》篇表面上是论述天道，实际上所谈论的仍然是统治者的治国之道，指出君臣之道有别，不可颠倒，强调了立官的根本原则和百官各司其职的重要性。

卷四 孟夏纪第四

一曰孟夏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七。其性礼，其事视。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蝼蝈鸣。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旅，衣赤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斋。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乃行赏，卦侯庆赐，无不欣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

是月也，继长增高，无有坏隳。无起土功，无发大众，无伐大树。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无伏于都。

是月也，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猎。农乃升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

是月也，聚蓄百药。糜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蚕事既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少长如一，以给郊庙之祭服。

是月也，天子饮酌，用礼乐。

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二曰劝学

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学者师达而有材，吾未知其不为圣人。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其人苟可，其事无不可，所求尽得，所欲尽成，此生于得圣人，

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师操不化不听之术而以强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远乎？学者处不化不听之势而以自行〔之〕，欲名之显，身之安也，是怀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恶濡也。

凡说者，兑之也，非说之也。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夫弗能兑而反说，是拯溺而碓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使世益乱；不肖主惑者，从此生矣。故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骄也，上至于天子，朝之而不惭。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遗理释义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故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

曾子曰：“君子行于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师者可知也。夫无父而无师者，余若夫何哉！”此言事师之犹事父也。曾点使曾参，过期而不至，人皆见曾点曰：“无乃畏邪？”曾点曰：“彼虽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于匡，颜回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颜渊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此，故师尽智竭道以教。

三曰尊师

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贄，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楚庄王师孙叔敖、沈尹巫，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师范蠡、大夫种。此十圣（人）六贤者，未有不尊师者也。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圣，而欲无尊师，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绝，三代之所以灭。

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狙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凡学，必务进业，心则无营，疾讽诵，谨司闻，观欢愉，问书意，顺耳目，不逆志，退思虑，求所谓，时辨说，以论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无矜，失之无惭，必反其本。

生则谨养，谨养之道，养心为贵；死则敬祭，敬祭之术，时节为务，此所以尊师也。治唐圃，疾灌浸，务种树，织葩屨，结置网，捆蒲苇；之田野，力耕耘，事五谷；如山林，入川泽，取鱼鳖，求鸟兽，此所以尊师也。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絜；善调和，务甘肥；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必严肃，此所以尊师也。

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故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

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故子贡问孔子曰：“后世将何以称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学，祭先圣，则齿尝为师者弗臣，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

四曰诬徒

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此六者得于学，则邪辟之道塞矣，理义之术胜矣。此六者不得于学，则君不能令于臣，父不能令于子，师不能令于徒。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乐。为之而乐矣，奚待贤者？虽不肖者犹若劝之。为之而若矣，奚待不肖者？虽贤者犹不能久。反诸人情，则得所以劝学矣。子华子曰：“王者乐其所以王，亡者亦乐其所以亡，故烹兽不足以尽兽，嗜其脯则几矣。”然则王者有嗜乎理义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祸福亦不同。

不能教者：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若晏阴喜怒无处；言谈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移；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不论其材，不察其行，驱而教之，阿而谄之，若恐弗及；弟子居处修洁，身状出伦，闻识疏达，就学敏疾，本业几终者，则从而抑之，难而悬之，妒而恶之；弟子去则冀终，居则不安，归则愧于父母兄弟，出则惭于知友邑里；此学者之所悲也，此师徒相与异心也。人之情，恶异于己者，此师徒相与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能亲其所怨，不能誉其所恶，学业之败也，道术之废也，从此生矣。善教者则不然，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也。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人之情，爱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学业之章明也，道术之大行也，从此生矣。

不能学者：从师苦而欲学之功也，从师浅而欲学之深也。草木鸡狗牛马，不可谗诟遇之，谗诟遇之，则亦谗诟报人，又况乎达师与道术之言乎？故不能学者：遇师则不中，用心则不专，好之则不深，就业则不疾，辩论则不审，教人则不精；（于师愠）〔愠于师〕，怀于俗，羁神于世；矜势好尤，（故）湛于巧智，昏于小利，惑于嗜欲；问事则前后相悖，以章则有异心，以简则有相反；离则不能合，合则弗能离，事至则不能受。此不能学者之患也。

【大意】

《孟夏》主要阐释天子在孟夏季节所应做之事。《劝学》篇又作“观师”，为勉励学习之意，指出学习的重要性在于“忠孝”和“显荣”。《尊师》篇列举了古代“十圣”和“六贤”尊师重学的事例，阐明了尊师的重要性。《诬徒》篇又作“诋役”从文意上讲是欺骗学生，实质上是探讨合理的教学方法，主张启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坚持“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师徒相尚”的教学原则。《用众》篇又作“善学”，着重探讨为学的道理，主张虚心学习，“假人之长以补其短”。

卷五 仲夏纪第五

一曰仲夏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蜩始鸣。反舌无声。天子居明堂太庙；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养壮豉。

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埙箎，饬钟磬祝敌。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农乃登黍。

是月也。天子以雉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命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无暴布。门闾无闭，关市无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别其群，则絜腾驹，班马（正）〔政〕。

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

是月也，无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处台榭。

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螬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二曰大乐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濇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

天下太平，万（物）〔民〕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兴焉，不可变，不可易。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

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欢欣生于平，平生于道。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先圣择两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故能以一听政者，乐君臣，和远近，说黔首，合宗亲。能以一治其身者，免于灾，终其寿，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国者，奸邪去，贤者至，（成）大化〔成〕。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故知一则明，明两则狂。

三曰侈乐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谓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谓弃宝。弃宝者必离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剑为宝，〔宝〕愈多而民愈怨，国（人）愈危，身愈（危）累，则失宝之情矣。乱世之乐与此同。为木草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躁。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

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其生之与乐也，若冰之于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

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者，瞻非适而以之适者也。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生也者，其身固静，或而后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无穷），则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无穷，则必有贪鄙悖乱之心、淫佚奸诈之事矣。故强者劫弱，众者暴寡，勇者凌怯，壮者幼，从此生矣。

四曰适音

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

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以），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故适心之务在于胜理。

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以荡听巨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不詹则窅。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溪极，溪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特，不特则怒。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

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乐无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俗而知其政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

教。《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进乎音者矣。大飨之礼，上玄尊而俎生鱼，大羹不和，有进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

【大意】

《仲夏》主要阐释天子在仲夏季节所应当做的事情。《大乐》主旨是讨论音乐，提出音乐乃“天地之和，阴阳之性”，对墨家学派的“非乐”思想提出了批评。《侈乐》篇把“侈乐”称为“乱世之乐”，列举大量事例证明如果用乐过度，就会失去音乐的本来意义。《适音》篇又作“和乐”，阐述了儒家的和乐思想，指出和乐的境界在于“心有适”、“音有适”。《古乐》主要探讨音乐发展的历史，列举了上古时代与音乐有关的许多神话和传说。

卷六 季夏纪第六

一曰季夏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凉风始至。蟋蟀居宇。鹰乃学习。腐草化为^蚘。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雉。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令渔师伐蛟取鼉，升龟取鼈。乃命虞人入材苇。

是月也，命四监大夫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庙社稷之灵，为民祈福。

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忒。黑黄苍赤，莫不质良，勿敢伪诈，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

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无举大事，以摇荡于气。无发令而干时，以妨神农之事。水潦盛昌，命神农，将巡功。举大事则有天殃。

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薶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欬，人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寒气不时，鹰隼早鸷，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庙太室，乘大辂，驾黄骝，载黄旂，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掩。

二曰音律

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

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

黄钟之月，土事无作，慎无发盖，以固天闭地，阳气且泄。大吕之月，数将几终，岁且更起，〔专〕而农民，无有所使。太簇之月，阳气始生，草木繁动，令农发土，无或失时。夹钟之月，宽裕和平，行德去刑，无或作事，以害群生。姑洗之月，达道通路，沟渎修利，申之此令，嘉气趣至。仲吕之月，无聚大众，巡劝农事，草木方长，无携民（心）〔志〕。蕤宾之月，阳气在上，安壮养侠，本朝不静，草木早槁。林钟之月，草木盛满，阴将始刑，无发大事，以将阳气。夷则之月，修法饬刑，选士厉兵，诘诛不义，以怀远方。南吕之月，蛰虫入穴，趣农收聚，无敢懈怠，以多为务。无射之月，疾断有罪，当法勿赦，无留狱讼，以亟以故。应钟之月，阴阳不通，闭而为冬，修别丧纪，审民所终。

三曰音初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蕘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圻椽，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扞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繆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土弊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世浊则礼烦而乐淫。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流辟詭越悖滥之音出，则滔荡之气、邪慢之心感矣；感则百奸众辟从此产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乐和而民向方矣。

四曰制乐

欲观至乐，必于至治。其治厚者其乐治厚，其治薄者其乐治薄，乱世则慢以乐矣。今室闭户牖，动天地，一室也。故成汤之时，有谷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请卜其故。汤退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者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于是早朝晏退，问疾吊丧，务镇抚百姓，三日而谷亡。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

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请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此文王之所以止殃剪妖也。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宁独死。”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害则民饥，民饥必死。为人群而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载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荧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赏。荧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当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岁矣。臣请伏于陛下以（伺）候之。荧惑不徙，臣请死。”公曰：“可。”是夕荧惑果徙三舍。

【大意】

《季夏》主要阐释天子在季夏季节所应当做的事情。《音律》篇论述的是十二音律相生的原理及其与“天地之气”的关系。《音初》篇列举了许多古代传说，阐释各种音调的产生过程。《制乐》着重阐述了“欲观至乐，必于至治”的观点。《明理》即明于治乱之理，列举了“至乱”之世所产生的各种灾异现象，以引起统治者的警戒。

卷七 孟秋纪第七

一曰孟秋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始用刑戮。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斋。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乃赏军率武人于朝。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巡彼远方。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令圜，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

是月也，农乃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埴墙垣，补城郭。

是月也，无以封侯，立大官。无割土地，行重币、出大使。

行之是令，而凉风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不实。行夏令，则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

二曰荡兵

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递〕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用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见；天（下）〔子〕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人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夫有以愷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

且兵之所自来者远矣，未尝少选不用，贵贱长少贤者不肖相与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连反，兵也；（侈）〔棚〕斗，兵也；三军攻战，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争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也。中主犹若不能有其民，而况于暴君乎？

三曰振乱

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世有贤主秀士，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荣，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则中人将逃其君、去其亲，又况于不肖者乎？故义兵至，则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亲不能禁其子矣。

凡为天下之民长也，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则乡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天下之（长民）〔民长〕，其利害在察此论也。攻伐之与救守一实也，而取舍人异，以辨说去之，终无所定论。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诬也。诬悖之士，虽辨无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为天下之长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说为深。夫以利天下之民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论也。

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伐〕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罚〕有义也，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凡人之所以恶为无道〔行〕不义者，为其罚也；所以蕲〔为〕有道行有义者，为其赏也。今无道不义存，存者赏之也；而有道行义穷，穷者罚之也。赏不善而罚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难乎？故乱天下害黔首者，若论为大。

【大意】

《孟秋》主要阐释天子在孟秋季节所应当做的事情。《荡兵》又作“用兵”，“荡”是物之将动之意，“荡兵”即兵之将起，着重探讨了战争产生的根源。《振乱》即消除动乱，着重批驳了墨家“非攻”、“救守”的观点，主张“攻无道而讨不义”，救民于苦难。《禁塞》即禁阻那些“救守”者对义兵罚罪举动的妨碍。《怀宠》即通过施加恩宠的手段使人归附，着重探讨义兵进入敌国应施行的义举。

卷八 仲秋纪第八

一曰仲秋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雫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生。候鸟来。玄鸟归。群鸟养羞。天子居总章太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长，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

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享。天子乃雩，御佐疾，以通秋气。以犬尝麻，先祭寝庙。

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窬竅，修困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无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声。蛰虫俯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则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

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则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乃因其类。

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大恐。行夏令，则其国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二曰论威

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过胜之〔道〕，勿求于他，必反于己。

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

凡军欲其众也，心欲其一也，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令能无敌者，其兵之于天下也亦无敌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者〕也。重乎天下，贵乎天子。其藏于民心，捷于肌肤也，深痛执固，不可摇荡，物莫之能动。若此则敌胡足胜矣？故曰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讫。先胜之于此，则必胜之于彼矣。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慑之也。敌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谕矣，敌已服矣，岂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谕威者，于其未发也，于其未通也，昏昏乎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谓至威之诚。

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于知缓徐迟后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不可久处，知其不可久处，则知所免起帛举死^殒之地矣。虽有江河之险则凌之，虽有大山之塞则陷之，并气专精，心无有虑，目无有视，耳无有闻，一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于田侯，而齐国皆惧；豫让必死于襄子，而赵氏皆恐；成荆致死于韩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万乘之国，而有所诚必乎，则何敌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敌人之悼惧惮恐，单荡精神尽矣，咸若狂魄，形性相离，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虽有险阻要塞，铍兵利械，心无敢据，意无敢处，此夏桀之所以死于南巢也。今以木击木则拌，以水投水则散，以冰投冰则沈，以涂投涂则陷，此疾徐先后之势也。

夫兵有大要，知谋物之不谋之不禁也则得之矣，专诸是也，独手举剑至而已矣，吴王一成。又况乎义兵，多者数万，少者数千，密其躅路，开敌之涂，则士岂特与专诸议哉？

三曰简选

世有言曰：“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离散系（系）〔累〕，可以胜人之行陈整齐；锄耰白挺，可以胜人之长铍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论。今有利剑如此，以刺则不中，以击则不及，与恶剑无择，为是斗因用恶剑则不可。简选精良，兵械锐利，发之则不时，纵之则不当，与恶卒无择，为是战因用恶卒则不可。王子庆忌、陈年犹欲剑之利也。简选精良，兵械锐利，令能将将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汤、武、齐桓、晋文、吴阖庐是矣。

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郟，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桀既奔走，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归之，故王天下。

武王虑赍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而问民之所欲，行赏及禽兽，行罚不辟天子，亲殷如周，视人如己，天下美其德，万民说其义，故立为天子。

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酆郭，北至令支，中山亡邢，狄人灭卫，桓公更立邢于夷仪，更立卫于楚丘。

晋文公造五两之士五乘，锐卒千人，先以接敌，诸侯莫之能难，反郑之埤，东卫之亩，尊天子于衡雍。

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与荆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庾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

故凡兵热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不可为而不足专恃。此胜之一策也。

四曰决胜

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义则敌孤独，敌孤独则上下虚，民解落；孤独则父兄怨，贤者诽，内乱作。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别辨陨坠；若鸷鸟之击也，搏攫则殪，中木则碎。此以智得也。

夫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怯勇无常，倏忽往来，而莫知其方，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故商、周以兴，桀、纣以亡。巧拙之所以相过，以益民气与夺民气，以能斗众与不能斗众。〔不能斗众〕，军虽大，卒虽多，无益于胜。军大卒多而不能斗，众不若其寡也。夫众之为福也大，其为祸也亦大。譬之若渔深渊，其得鱼也大，其为害也大。善用兵者，（诸边）〔都鄙〕之内，莫不与斗，虽厮舆白徒，方数百里，皆来会战，势使之然也。（幸）〔势〕也者，审于（战期）〔民气〕而有以羁诱之也。

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夫兵〔不贵胜，而〕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执不可胜之术以遇（不）〔可〕胜之敌，若此则兵无失矣。凡兵之胜，敌之失也。胜失之兵，必隐必微，必积必转。隐则胜阐矣，微则胜显矣，积则胜散矣，转则胜离矣。〔譬〕诸搏攫（抵）〔抵〕噬之兽，其用齿角爪牙也，必托于卑微隐蔽，此所以战胜。

【大意】

《仲秋》主要阐述天子在仲秋时节所应做的事，仲秋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大有作为的季节，内则可以养衰老，授几杖；杀牲口以祭祀祖先，向祖先通报丰收的信息；筑城修道建仓，以备收藏；开关市繁荣商贸。外则可以兴兵讨伐，决胜千里。但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子有所作为不能劳民伤财，要注意爱护士卒，使士卒乐于赴命而不至于有后顾之忧，这样就可以大功告成。

卷九 季秋纪第九

一曰季秋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候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豺则祭兽戮禽。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祇敬必饬。

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学习吹。

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

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搜马。命仆及七驹咸驾，载旂旒舆，受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北向以誓之。天子乃厉服厉飭，执弓操矢以射。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穴，皆墁其户。乃趣狱刑，无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者、共养之不宜者。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

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眚室。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堕，师旅必兴。

二曰顺民

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心〕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悦。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神化、人事之传也。

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载拜稽首而辞曰：“愿为民请炮烙之刑。”文王非恶千里之地，以为民请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则贤于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

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于吴。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三年苦身劳力，焦辱干肺。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有甘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身亲耕而食，妻亲织而衣。味禁珍，衣禁裘，色禁二。时出行路，从车载食，以视孤寡老弱之渍病困穷颜色愁悴不赡者，必身自食之。于是

属诸大夫而告之，曰：“愿一与吴徼天（下）之衷。（今）〔令〕吴、越之国，相与俱残，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与吴王接颈交臂而缢，此孤之大愿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内量吾国不足以伤吴，外事之诸侯不能害之，则孤将弃国家，释群臣，服剑臂刃，变容貌，易名姓，执箕帚而臣事之，以与吴王争一旦之死。孤虽知要领不属，首足异处，四支布裂，为天下戮，孤之志必将出焉。”于是异日果与吴战于五湖，吴师大败，遂大围王宫，城门不守，禽夫差，戮吴相，残吴二年而霸，此先顺民心也。

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鴟子。鴟子曰：“已死矣以为生。”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三曰知士

今有千里之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千里〕马也，相得（则）然后成。譬之若枹与鼓。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得〕千里者，其惟贤者也。

静郭君善剂貌辨。剂貌辨之为人也多訾，门人弗说。士尉以证静郭君，静郭君弗听，士尉辞而去。孟尝君窃以谏静郭君，静郭君大怒曰：“划而类！揆吾家，苟可以儻剂貌辨者，吾无辞为也。”于是舍之上舍，令长子御，朝暮进食。数年，威王薨，宣王立。静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辞而之薛，与剂貌辨俱。留无几何，剂貌辨辞而行，请见宣王。静郭君曰：“王之不说婴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剂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请必行，静郭君不能止。剂貌辨行，至于齐，宣王闻之，藏怒以待之。剂貌辨见，宣王曰：“子静郭君之所听爱也？”剂貌辨答曰：“爱则有之，听则无有。王方为太子之时，辨谓静郭君曰：‘太子之不仁，过颐涿视，若是者倍反。不若革太子，更立卫姬婴儿校师。’静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为也。’且静郭君听辨而为之也，必无今日之患也，此为一也。至于薛，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听之。’静郭君曰：‘受薛于先王，虽恶于后王，吾独谓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庙在薛，吾岂可以先王之庙予楚乎？’又不肯听辨，此为二也。”宣王太息，动于颜色，曰：“静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为寡人少来静郭君乎？剂貌辨答曰：“敬诺。”静郭君来，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带其剑。宣王自迎静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静郭君至，因请相之。静郭君辞，不得已而受。十日，谢病，强辞，三日而听。当是时也，静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为阻。此剂貌辨之所以外生乐、趋患难故也。

【大意】

《季秋》主要阐释天子在季秋季节所应当做的事情。《顺民》列举了大量事例，指出统治者只有依顺民心才能成就功名。《知士》通过齐相静郭君善待门客的故事，说明统治者“知人”、“敬人”的重要性。《审己》即审查自己，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只有“审己”才能“知故”的道理。《精通》即精气相同之意，着重从君与民精气相同的角度来论述为君之道。

卷十孟冬纪第十

一曰孟冬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颡顛。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稷。其器宏以弇。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斋。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还，乃赏死事，恤孤寡。

是月也，命太卜，祷祠龟策占兆，审卦吉凶。于是察阿上乱法者则罪之，无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令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斂；圻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关籥，固封玺，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槨之厚薄，营丘垄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

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是月也，大饮蒸，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飨先祖五祀，劳农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将率讲武，肄射御、角力。

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牧水泉池泽之赋，无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发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二曰节丧

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

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莫如无动，莫如无发。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则）此之谓重闭。

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扣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上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矣，而忘奸邪盗贼寇乱之难，岂不惑哉？譬之若瞽师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触^杙也。（狐狸水泉）奸邪盗贼寇乱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亲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蝼蚁蛇虫也。今世俗大乱，（之）〔人〕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父虽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虽死，慈亲之爱之不懈。夫葬所爱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

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热肝以求之。野人之无闻者，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无此之危，无此之丑，其为利甚厚，乘车食肉，泽及子孙，虽圣人犹不能禁，而况于乱〔国〕？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鞶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宝，棺槨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生者弥疏，则守者弥怠；守者弥怠而葬器如故，其势固不安矣。世俗之行丧，载之以大輶，羽旄旌旗、如云倮翼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饬之，引缚者左右万人以行之，以军制立之然后可。以此观世，则美矣侈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苟便于死，则虽贫国劳民，若慈亲孝子者之所不辞为也。

三曰安死

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阼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夫死，其视万岁犹一瞬也。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情必不相当矣。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则得之矣。

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扞。扞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扞之墓也。以

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扞也。而世皆争为之，岂不悲哉？

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乡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惮耕稼采薪之劳，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乐，智巧穷屈，无以为之，于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藪，扑击遏夺，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扞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夫有所爱所重，而令奸邪盗贼寇乱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之大（事）〔患〕。尧葬于谷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以为死者虑也。

先王之所恶，惟死者之辱也。发则必辱，俭则不发，故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何谓合？何谓同？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阨隰则同乎阨隰，此之谓爱人。夫爱人者众，知爱人者寡。故宋未亡而东冢扞，齐未亡而庄公冢扞，国安宁而犹若此，又况百世之后而国已亡乎？故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不可不察于此也。夫爱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谓乎。《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邻类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斗争，反为用矣。吾不非斗，不非争，而非所以斗，非所以争。故凡斗争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斗争，此惑之大者也。

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入门而左，从客〔位〕也。主人以玊璠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径庭历级，非礼也；虽然，以救过也。

四曰异宝

古之人非无宝也，其所宝者异也。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机。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寝之丘，故至今不失。孙叔敖之知，知（不以）〔以不〕利为利矣，知以人之所恶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

五员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郑曰：“盖是国也，地险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与举。”去郑而之许，见许公而问所之。许公不应，东南向而唾。五员载拜受赐曰：“知所之矣。”因如吴。过于荆，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丈人度之，绝江。问其名族，则不肯告，解其剑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国之法，得五员者，爵执圭，禄万担，金千镒。昔者子胥过，吾犹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五员（过）〔适〕于吴，使人求之江上则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众至，将奚不有为也？而无以为。为矣而无以为之。名不可得而闻，身不可得而见，其惟江上之丈人乎？”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请曰：“此野人之宝也，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

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抟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

【大意】

《孟冬》主要阐释天子在孟冬季节所应当做的事情。《节丧》主张节俭丧事，反对厚葬。《安死》是使死者安宁的意思，与上篇的主题一致，针对当时厚葬盛行、盗墓之风猖獗的社会现实，提出“以节俭葬死”的主张。《异宝》列举了不同人对宝的不同认识，说明智慧越精深，所取的东西越珍贵。

《异用》即对物的不同使用，说明只有有用物以仁爱，国运才能昌盛。

卷十一 仲冬纪第十一

一曰仲冬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其日壬癸。其帝颡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冰益壮。地始坼。鶡旦不鸣。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庙，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雩。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发盖藏，起大众，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

是月也，命阍尹，申宫令，审门间，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无有不禁。乃命大酋，秣稻必齐，麴蘖必时，湛饔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无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渊泽井泉。

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牛马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其有侵夺者，罪之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弇，身必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日短至，则伐林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间，筑圉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闭藏也。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气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减竭，民多疾病。

二曰至忠

至忠〔之言〕逆于耳、倒于心，非贤主其孰能听之？故贤主之所说，不肖主之所诛也。人主无不恶暴劫者，而日致之，恶之何益？今有树于此，而欲其美也，人时灌之，则恶之，而日伐其根，则必无活树矣。夫恶闻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

荆庄哀王猎于云梦，射随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夺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诛之。左右大夫皆进谏曰：“子培，贤者也，又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愿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兴师，战于两棠，大胜晋，归而赏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进请赏于吏曰：“人之有功也于军旅，臣兄之有功也于车下。”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触死亡之罪于王之侧，其愚心将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岁之寿也。臣之兄尝读故记曰：‘杀随兕者，不出三月〔必死〕。’是以臣之兄惊惧而争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发平府而视之，于故记果有，乃厚赏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谓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为劝，人不知不为沮，行无高乎此矣。

齐王疾痛，使人之宋迎文挚。文挚至，视王之疾，谓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必杀挚也。”太子曰：“何故？”文挚对曰：“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太子顿首强请曰：“苟已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于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愿先生之勿患也。”文挚曰：“诺。请以死为王。”与太子期，而将往不当者三，齐王周已怒矣。文挚至，不解屣登床，履王衣，问王之疾，王怒而不与言。文挚因出辞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说，将生烹文挚。太子与王后急争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挚。爨之三日三夜，颜色不变。文挚曰：“诚欲杀我，则胡不覆之，以绝阴阳之气？”王使覆之，文挚乃死。夫忠于治世易，忠于浊世难。文挚非不知（活）〔治〕王之疾而身获死也，为太子行难以成其义也。

三曰忠廉

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则尊于富贵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虽名为诸侯，实有万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诚辱则无为乐生。若此人也，有势则必不私自矣，处官则必不为污矣，将众则必不挠北矣。忠臣亦然。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国有士若此，则可谓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难得，其患虽得之有不智。

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吴王患之。要离曰：“臣能之。”吴王曰：“汝恶能乎？吾尝以六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满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剑则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轼，汝恶能？”要离曰：“士患不勇耳，奚患于不能？王诚相助，臣请必能。”吴王曰：“诺。”明旦加要离罪焉，（摯）执〔其〕妻子，焚之而扬其灰。要离走，往见王子庆忌于卫。王子庆忌喜曰：“吴王之无道也，子之所见也，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离与王子庆忌居有间，谓王子庆忌曰：“吴〔王〕之无道也愈甚，请与王子往夺之国。”王子庆忌曰：“善。”乃与要离俱涉于江。中江，拔剑以刺王子庆忌，（王子庆忌）摔之，投之于江，浮则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国土也，幸汝以成而名。”要离得不死，归于吴。吴王大说，请与分国。要离曰：“不可。臣请必死。”吴王止之。要离曰：“夫杀妻子焚之而扬其灰，以便事也，臣以为不仁。夫为故主杀新主，臣以为不义。夫摔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庆忌为之赐而不杀耳，臣已为辱矣。夫不仁不义，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吴王不能止，果伏剑而死。要离可谓不为赏动矣。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富贵而忘其辱。

卫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卫，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禄者，鹤也；所富贵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荣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啼，尽哀而止，曰：“臣请为褻。”因自杀，先出其腹实，内懿公之肝。桓公闻之曰：“卫之亡也，以为无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复立卫于楚丘。弘演可谓忠矣，杀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卫之宗庙复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功矣。

四曰当务

辨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惑而乘骥也，狂而操“吴干将”也，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贵辨者，为其由所论也；所贵信者，为其遵所理也；所贵勇者，为其行义也；所贵法者，为其当务也。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备）〔倪〕说非六王、五伯，以为：“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泆之意，汤、武有放杀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世皆誉之，人皆讳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见六王、五伯，将穀其头”矣。辨若此不如无辨。

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

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途曰：“姑相饮乎？”觴数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为？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无勇。

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用法若此，不若无法。

【大意】

仲冬主要讲天子在仲冬时节所应做的事、主张天子在这时要清心寡欲，祭祀四海大川名原，渊泽井泉，天子要明察秋毫，不要让象申公子培、文挚、要离、弘演等忠直、廉洁之士含恨而死；不要让直躬、跖、齐之好勇者、殷太史那样不知“当务”者为世所重。作为一国之君要善于审时度势，防患于未然，要善于任用苒嘻、师旷、吕望、周公、吴起、魏公叔痤那样有远见的贤人来辅佐自己。

卷十二季冬纪第十二

一曰季冬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颡顛。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雁北乡。鹊始巢。雉雊鸡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雩，帝礫，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乃毕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

是月也，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冰方盛，水泽复，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种。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将更始。专于农民，无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之牺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行之是令，此谓一终，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邻〕〔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二曰士节

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务求此人也。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

齐有北郭骚者，结罟网，拊薄苇，织葩屨，以养其母犹不足，踵门见晏子曰：“愿乞所以养母。”晏子之仆谓晏子曰：“此齐国之贤者也，其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养母，是说夫子之义也，必与之。”晏子使人分仓粟（分）府金而遗之。辞金而受粟。有间，晏子见疑于齐君，出奔，过北郭骚之门而辞。北郭骚沐浴而出见晏子曰：“夫子将焉适？”晏子曰：“见疑于齐君，将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车，太息而叹曰：“婴之亡岂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说晏子之义，而尝乞所以养母焉。吾闻之曰：‘养及亲者，身伉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剑奉笥而从，造于君庭，求复者曰：“晏子，天下之贤者也，去则齐国必侵矣。必见国之侵也，不若先死。请以头托白晏子也。”因谓其友曰：“盛吾头于笥中，奉以托。”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托。其友谓观者曰：“北郭子为国故死，吾将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齐君闻之，大骇，乘驂而自追晏子，及之国郊，请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闻北郭骚之以死白己也，曰：“婴之亡岂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三曰介立

以贵富有人易，以贫贱有人难。今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穷矣贱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国有万乘，而介子推去之，无以有之也。能其难，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悬书公门，而伏于山下。”文公闻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变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盖簪，问焉曰：“请问介子推安在？”应之

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人心之不同，岂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干嗑，日夜思之，犹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务疾逃之，介子推之离俗远矣。

东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将有适也，而饿于道。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餐以饔之。爰旌目三饔之而后能视，曰：“子何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盗邪？胡为而食我？吾义不食子之食也。”两手据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郑人之下鞞也，庄 犗之暴郢也，秦人之围长平也，韩、荆、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恶其义而不肯不死，（今）〔令〕此相为谋，岂不远哉？

四曰诚廉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犹此也。

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偏伯焉，似将有道者，今吾奚为处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于岐阳，则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就胶鬲于（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氏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祀福也，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正与为正，乐治与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瘠自高也。今周见殷之僻乱也，而遽为之正与治，上谋而行货，阻（丘）〔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内与共头以明行，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乱世，不为苟在。今天下暗，周德衰矣。与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死〕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轻。有所重则欲全之，有所轻则以养所重。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定也。

【大意】

《季冬》主要阐释天子在季冬季节所应当做的事情。《士节》即士的节操，记述了一些舍生取义的事例。《介立》又作“立意”，指士之高尚节操独立于世。《诚廉》记述了伯夷、叔齐因守节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赞颂了士的崇高气节。《不侵》即士之意不可辱，士之凜然不可侵犯，意在提醒统治者要注意对士的态度。《序意》又作《廉孝》，应当是全书的后序，阐述该书编纂的有关问题。

卷十三有始览第一

一曰有始

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以寒暑日月昼夜知之，以殊形殊能异宜说之。夫物合而成，离而生。知合知成，知离知生，则天地平矣。平也者，皆当察其情，处其形。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藪，风有八等，水有六川。

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

何谓九塞？太汾，冥阨，荆阮，方城，穀，井陉，令疵，句注，居庸。

何谓九藪？吴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华，晋之大陆，梁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巨鹿，燕之大昭。

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

何谓六川？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

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陆注三千，小水万数。

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

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极不移。

冬至日行远道，周行四极，命曰玄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参于上。当枢之下无昼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众异〕则万物备也。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电之所以生，阴阳材物之精，人民禽兽之所安平。

二曰应同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天为者时，而不助农于下。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莽，水云角觝^才，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龙致雨，以形逐影。师之所在，必生荆棘。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安知其所。

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剖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物之从同，不可为记。子不遮乎亲，臣不遮乎君。（君）同则来，异则去。故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曰同气贤于同义，同义贤于同力，同力贤于同居，同居贤于同名。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则薄矣，亡者同名则粗矣。其智弥粗者，其所同弥粗；其智弥精者，其所同弥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齐类同皆有合，故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商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以言祸福人或召之也。故国乱非独乱也，又必召寇。独乱未必亡也，召寇则无以存矣。

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脆，脆）〔服，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荣且利，中主犹且为之，况于贤主乎？故割地宝器，卑辞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为足。治则为利者不攻矣，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为利则（因）〔固〕为名也，名实不得，国虽强大（者），曷为攻矣？解在乎史墨来而辍不袭卫，赵简子可谓知动静矣。

三曰去尤

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

人有亡鈇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颜色窃鈇也，言语窃鈇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已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尤也。

邾之故法，为甲裳以帛。公息忌谓邾君曰：“不若以组。凡甲之所以为固者，以满窃也。今窃满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组则不然，窃满则尽任力矣。”邾君以为然，曰：“将何所以得组也？”公息忌对曰：“上用之则民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公息忌知说之行也，因令其家皆为组，人有伤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组者，其家多为组也。”邾君不说，于是复下令，令官为甲无以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为甲以组而便，公息忌虽多为组何伤也？以组不便，公息忌虽无〔为〕组，亦何益也？为组与不为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用组之心，不可不察也。

鲁有恶者，其父出而见商咄，反而告其邻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恶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恶，尤乎爱也。故知美之恶，知恶之美，然后能知美恶矣。庄子曰：“以瓦~~主~~者翔，以钩~~主~~者战，以黄金~~主~~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盖内掘。”鲁人可谓外有重矣。

解在乎齐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聘则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独，必不合于俗，则何可扩矣。

四曰听言

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天月~~我~~吐狡，汔尽穷屈，加以死虏；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今〔有〕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则必非之矣。曰“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故当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难矣。〔分〕善不善，本于（义）〔利〕，（不）〔本〕于爱，爱利之为道大矣。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欤！乱世之民，其去圣王亦久矣。其愿见之，日夜无间。故贤王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不可不务也。

（功先名）事先功，〔功先名，名先言，〕言先事。不知事恶能听言？不知情恶能当言？其与人谷言也，其有辩乎？其无辩乎？造父始习于大豆，蜂门始习于甘蝇，御大豆，射甘蝇，而不徙（人）〔之〕以为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远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习其心，然后能听说。不习其心，习之于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空（洛）〔雄〕之遇也，孔穿之议公孙龙，翟翦之难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议，皆多故矣，不可不独论。

【大意】

《有始》探讨了天地万物生成的道理，反映了作者的自然观。《应同》又作《名类》，阐述了事物相召相类的道理。《去尤》即去掉思想上的局限，强调造成主观认识片面的根源是存私欲，重外物。《听言》即听取别人的言论并加以考察，以分辩善恶是非，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谨听》继续论述君主如何“听言”的问题，要“通乎己之不足”，而后“求有道之士”。《务本》即致力于根本，主张为臣之道，应先公而后私，国强则家富，主尊则臣容。《谕大》意在阐述“大”的重要性，作者以上古圣贤为例，说明事业的成功在于确立远大宏伟的目标。

卷十四孝行览第二

一曰孝行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

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故论人必先以所亲而后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后及所轻。今有人于此，行〔孝敬〕于亲重，而不简慢于轻疏，则是笃谨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交〕友不笃，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

《尚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谓贵德，为其近于圣也。所谓贵贵，为其近于君也。所谓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所谓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所谓慈幼，为其近于弟也。”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14.1.7 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第，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瘳而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人问之曰：“夫子下堂而伤足，瘳而数月不出，犹有忧色，敢问其故？”乐正子春曰：“善乎而问之。吾闻之曾子，曾子闻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形，可谓孝矣。君子无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忧。”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

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歿，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二曰本味

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

有佚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焮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佚氏。有佚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佚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故贤主之求有道之士，无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贤主，无不行也；相得然后乐。不谋而亲，不约而信，相为殫智竭力，犯危行若，志欢乐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功名之成〕固不独。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奋而好独者，则名号必废熄，社稷必危殆。故黄帝立四面，（尧）舜得伯阳、续耳然后成，凡贤人之德有以知之也。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

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爇以燿火，衅以牺豢。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汤曰：“可对而为乎？”对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浓，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月侯。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隼燕之翠，述荡之腕，旄象之约。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鱼之美者：洞庭之鲋，东海之鲷。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菑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指姑之东，中容之国，有赤木玄木之叶焉。余瞿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阳樸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稌，南海之禾。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岛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桔；云梦之柚。汉上石耳。所以致之（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故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圣人之道要矣，岂越越多业哉？”

三曰首时

圣人之于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纣〕，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时固不易得。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欲走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

伍子胥欲见吴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见之而恶其貌，不听其说而辞之。客请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适吾所甚恶也。”客以闻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愿令王子居于堂上，重帷而见其衣若手，请因说之。”王子许〔之〕。伍子胥说之半，王子光举帷，搏其手而与之坐。说毕，王子光大说。伍子胥以为有吴国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吴王僚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贤良，选练士，习战斗；六年，然后大胜楚于柏举，九战九胜，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随，遂有郢，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向之耕，非忘其父之仇也，待时也。

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物〕固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时亦然。有汤武之贤而无桀纣之时不成，有桀纣之时而无汤武之贤亦不成。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匿分窳，勤以待时。时至。有从布衣而为天子者，有从千乘而得天下者，有从卑贱而佐三王者，有从匹夫而报万乘者，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水冻方固，后稷不种，后稷之种必待春，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方叶之茂美，终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众林皆羸。事之难易，不在小大，务在知时。

郑子阳之难，獬狗溃之；齐高国之难，失牛溃之；众因之以杀子阳、高国。当其时，狗牛犹可以为人唱，而况乎以人为唱乎？

饥马盈厩，莫然，未见刍也；饥狗盈窖，莫然，未见骨也；见骨与刍，动不可禁。乱世之民，莫然，未见贤者也，见贤人则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谓乎。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邯郸以寿陵困于万民而卫取蚩氏。以鲁、卫之细而皆得志于大国，遇其时也。故贤主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乱世当之矣。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事在当之。

四曰义赏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之；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之用。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义〕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用赏罚不当亦然。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久兴而不息，民之仇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赏罚易而民安乐；氏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且成而贼民。〕故赏罚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贼民）

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藪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天下胜者众矣，而霸者乃五，文公处其一，知胜之所成也。胜而不知胜之所以成，与无胜同。秦胜于戎而败乎殽，楚胜于诸夏而败乎柏举。武王得之矣，故一胜而王天下。众诈盈国，不可以为安，患非独外也。

赵襄子〔围于晋阳，〕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赦为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中）〔事〕，赦无大功，赏而为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寡人之国危，社稷殆，身在忧约之中，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襄子可谓善赏矣。赏一人而天下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为六军则不可易。北取代，东迫齐。令张孟谈踰城潜行，与魏桓、韩康期而击智伯，断其头以为觞，逐定三家，岂非用赏罚当邪？

五曰长攻

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各一则不设。故桀、纣虽不肖，其亡遇汤、武也，遇汤、武，天也，非桀、纣之不肖也；汤、武虽贤，其王遇桀、纣也，遇桀、纣，天也，非汤、武之贤也。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于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于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譬之若良农，辩土地之宜，谨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于遇时雨，遇时雨，天（地）也，非良农所能为也。

越国大饥，王恐，召范蠡而谋。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饥，此越之福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余，其王年少，智寡材轻，好须臾之名，不思后患。王若重币卑辞以请余于吴，则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吴，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请食于吴，吴王将与之。伍子胥进谏曰：“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接土邻境，道易人通，仇讎敌战之国也，非吴丧越，越必丧吴。若燕、秦、齐、晋，山处陆居，岂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厄以有吴哉？故曰非吴丧越，越必丧吴。今将输之粟，与之食，是长吾讎而养吾仇也。财匮而民（恐）〔怨〕，悔无及也。不若勿与而攻之，固其数也，此昔吾先王之所发霸。”（且夫饥，代事也，犹渊之与阪，谁国无有？）吴王曰：“不然。吾闻子：‘义兵不攻服，仁者食饥饿。’今服而攻之，非义兵也；饥而不食，非（仁体）〔体仁〕也。不仁不义，虽得十越，吾不为也。〔且夫饥，代事也，犹渊之与阪，谁国无有？〕”遂与之食。不出三年而吴亦饥，使人请食于越，越王弗与，乃攻之，夫差为擒。

楚王欲取息与蔡，乃先佯善蔡侯，而与之谋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请为飧息侯与其妻者，而与王俱，因而袭之。”楚王曰：“诺。”于是与蔡侯以飧礼入于息，因与俱，遂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

赵简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则〕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诺。简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愿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谏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废。”君臣敬诺。襄子上于夏屋以望代俗，（其）〔甚〕乐甚美，于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归，虑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请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许诺。（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万故。马郡宜马，代君以善马奉襄子，〔马群尽。〕襄子竭于代君而请觞之，（马郡尽）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数百人，〔又〕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击之，一成，脑涂地。舞者操兵以斗，尽杀其从者。因以代君之车迎其妻，其妻遥闻之状，磨笄以自刺，故赵氏至今有（刺）〔磨〕笄之证与“反斗”之号。

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备遵理，然而后世称之，有功故也。有功于此而无其失，虽王可也。

【大意】

《孝行》阐述治理国家必须以“孝”为根本，确立“五养”、“三难”、仁、义、礼、信等种种道德观念。《本味》意思是求天下之至味必先务本，治国的根本在于得贤。《首时》又作“胥时”，即等待时机，文中列举了众多事例，说明欲成就事业，必须等待并准确地把握时机。《义赏》即按义行

赏，强调赏罚要以“义”为原则，重礼义而轻功利。《长攻》当为“长功”，即建立功名，阐明客观现实中事物的成败有时不一定依礼义而行，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慎人》又作“顺人”，即重视人为的努力，强调士人在身处逆境，不为人主所用的时候，应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不应放弃自己的努力。《遇合》即士人受到礼遇要有适当的时机，作为士人，“必待合而后行”，作为君主，不应凭借主观好恶待人。《必己》又作“知本”、“不遇”，“必己”即依靠自己，强调士人应以顺应自然为原则，随时势而变化。

卷十五慎大览第三

一曰慎大

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凡大者，小邻国也；强者，胜其敌也。胜其敌则多怨，小邻国则多患。多患多怨，国虽强大，恶得不惧，恶得不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

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不可正谏，虽后悔之，将可奈何？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韦效如夏。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

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舆，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舆，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发巨桥之粟，赋鹿台之钱，以示民无私；出拘救罪，分财弃责，以振穷困；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宫，表商容之间，（士）〔徒〕过者趋，车过者下；三日之内，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庶士施政去赋；然后于济河，西归报于庙；乃税马于华山，税牛于桃林，马弗复乘，牛弗复服；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库，终身不复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户不闭，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武王胜殷，得二虜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虜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虜对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贵虜也，

贵其言也。故《易》曰：“诉诉履虎尾，终吉。”

赵襄子攻翟，胜老人、中人，使使者来谒之，襄子方食抔饭，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以）喜色，今君有忧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不终朝〕，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荆、吴、越皆尝胜矣，而卒取亡，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胜者，以〔弱〕术强（弱）。

二曰权勋

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

昔荆龚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荆师败，龚王伤。临战，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操黍酒而进之。子反叱曰：“訾！退！酒也。”竖阳谷对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竖阳谷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甘〔之〕而不能绝于口，以醉。战既罢，龚王欲复战而谋〔事〕，使〔人〕召司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龚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忘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去之，斩司马子反以为戮。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适足以杀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

昔者晋献公使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曰：“请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以赂虞公，而假道焉，必可得也。”献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之骏也。若受吾币而不假吾道，将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犹取之内厩而著之外厩也。君奚患焉？”献公许之。乃使荀息以屈产之乘为庭实，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虞公滥于宝与马而欲许之。宫之奇谏曰：“不可许也。虞之与虢也，若车之有辅也，车依辅，辅亦依车，虞、虢之势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齿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听，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还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牵马而报。献公喜曰：“璧则犹是也，马齿亦薄长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残也。

中山之国有仇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仇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则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又〕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仇繇亡。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仇繇之说塞矣。凡听说，所胜不可不审也，故太上先胜。

昌国君将五国之兵以攻齐。齐使触子将，以迎天下之兵于济上。齐王欲战，使人赴触子，耻而訾之曰：“不战，必刳苦类，掘若垄。”触子若之，欲齐军之败。于是以天下兵战，战合，击金而却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触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闻其声。达子又帅其余卒，以军于秦周，无以赏，使人请金于齐王。齐王怒曰：“若残竖子之类，恶能给若金？”与燕人战，大败，达子死，齐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国，相与争金于美唐甚多，此贪于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三曰下贤

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若儒、墨之议与齐、荆之服矣。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已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士所归，天下从之，帝。帝也者，天下之〔所〕适也；王也者，天下之〔所〕往也。得道之人，贵为天子而不骄傲，富有天下而不骋夸，卑为布衣而不瘁摄，贫无衣食而不忧慑，狠乎其诚自有也，觉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与阴阳化也，息息乎其心之坚固也，空空乎其不为巧故也，迷乎其志气之远也，昏乎其深而不测也，确乎其节之不庳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也〕，鹄乎其羞用智虑也，假乎其轻俗诽誉也，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穷〕，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门，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无外，其小无门，此之谓至贵。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师，去其帝王之色，则近可得之矣。

尧不以帝见善綌，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綌，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綌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此之谓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礼贤？

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于穷巷之中、瓮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

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见。从者曰：“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禄爵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禄爵，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见之，不可止。世多举桓公之内行，内行虽不修，霸亦可矣。诚行之此论而内行修，王犹少。

子产相郑，往见壶丘子林，与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于门也。夫相万乘之国而能遗之，谋志论行，而以心与人相索，其唯子产乎？故相郑十八年，刑三人，杀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锥刀之遗于道者莫之举也。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黄，踞于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故贤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实者其礼之。礼士莫高乎节欲，欲节则令行矣，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卿。

四曰报更

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与天下之贤者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虽未能王，其以为安也，不亦易乎？此赵宣孟

之所以免也，周昭文君之所以显也，孟尝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古人大立功名与安国免身者，其道无他，其必此之由也。堪士不可以骄恣屈也。

昔赵宣孟将上之绛，见馱桑之下，有饿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车，为之下食，蠲而傅之，再咽而后能视。宣孟问之曰：“汝何为而饿若是？”对曰：“臣宦于绛，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于此。”宣孟与脯一胸，拜受而不敢食也。问其故，对曰：“臣有老母，将以遗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与汝。”乃复赐之脯二束与钱百，而遂去之。处二年，晋灵公欲杀宣孟，伏士于房中以待之，因发酒于宣孟。宣孟知之，中饮而出。灵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杀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面之〕曰：“嘻，君舆！吾请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为谁？”反走对曰：“何以名为！臣馱桑下之饿人也。”还斗而死。宣孟遂活。此《书》之所谓“德几无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犹活其身，而况德万人乎？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人主胡可以不务哀士？士其难知，唯博之为可，博则无所遁矣。

张仪，魏氏余子也，将西游于秦，过东周。客有语之于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张仪，材士也，将西游于秦，愿君之礼貌之也。”昭文君见而谓之曰：“闻各之秦。寡人之国小，不足以留客。虽（游）然，〔游〕岂必遇哉？客或不遇，请为寡人而一归也，国虽小，请与客共之。”张仪还走，北面再拜。张仪行，昭文君送而资之，至于秦，留有间，惠王说而相之。张仪所德于天下者，无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过万乘也，（令秦惠王师之，）逢泽之会，魏王尝为御，韩王为右，〔令秦惠王师之〕名号至今不忘，此张仪之力也。

孟尝君前在于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还反，过于薛。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送之，谓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为忧，文无以复待矣。”淳于髡曰：“敬闻命矣。”至于齐，毕报。王曰：“何见于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薛，（薛）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齐王知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举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颠蹶之请，坐拜之竭，虽得则薄矣。（故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见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岂用强力哉？强力则鄙矣。说之不听也，任不独在所说，亦在说者。）

五曰顺说

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与盛与衰，以之所归；力虽多，材虽劲，（以）〔不〕制其命。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登〕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

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蹠足髻歛，疾言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而无为仁义者。客将何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愿也。”惠盎曰：“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独无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对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盎趋而出。宋王谓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说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犹可服，因矣。因则贫贱可以胜富贵矣，小弱可以制强大矣。

田赞衣补衣而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田赞对曰：“衣又有恶于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闻乎？”对曰：“甲恶于此。”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暑，衣无恶乎甲者。赞也贫，故衣恶也。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贵无敌，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为其义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颈，剖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荣。意者为其实邪？苟虑害人，人亦必虑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实（人则）〔又〕甚不安。之二者，臣为大王无取焉。”荆王无以应。说虽未大行，田赞可谓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义，则未之识也。

管子得于鲁，鲁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其讴歌而引。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己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谓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术也，是用万乘之国，其霸犹少，桓公则难与往也。

【大意】

《慎大》即在自身强大和胜利面前要保持谨慎，看到潜在的危險。《权勋》即权衡功劳的大小轻重，主张统治者要目光

远大，去小利而得大利。《下贤》即礼遇贤士，主张君主应抛开帝王的架子，“士随骄之，而已愈礼之”。《抱更》为报偿之意，文中列举了众多事例，进一步论述君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顺说》即顺其势而行说，阐述士人劝说君主的方法，应按其所欲所好，因势利导。《不广》，即不“旷”，意为不旷废人事，说明士人成名时，同时必须谨于人事。《贵因》即重视外界的时势，强调君主应顺应外部的变化，“因人之心”以得天下。《察今》即明察当前的时势，主张古今时代不同，法度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如果“守法而弗变”必然导致谬误和混乱。

卷十六先识览第四

一曰先识

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重于城，城重于民，民重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户〕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

夏太史令终古〔见桀惑乱〕，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沉于酒德，辟远箕子，爱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

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故。对曰：“臣比在晋也，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曰：‘是何能为？’又示以人事多不义，百姓皆郁怨：曰：‘是何能伤？’又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举，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也，故臣曰晋先亡也。”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对。威公固问焉。对曰：“君次之。”威公乃惧。求国之长者，得义苻、田邑而礼之，得史麟、赵骈以为谏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对曰：“其尚终君之身乎！”〔威公问其故，对〕曰：“臣闻之：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威公薨，殓，九月不得葬，周乃分为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辞，乘舆而去；又之齐，齐王欲留之仕，又辞而去。人问其故。曰：“之二国者皆将亡。所学有五尽。何谓五尽？曰：莫之必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

有此五者，不幸必亡。中山、齐皆当此。”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矣。其患不闻，虽闻之又不信。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夫五割而与赵，悉起〔军〕而距（军）〔燕〕乎济上，未有益也。是弃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二曰观世

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国相望，囚主相及。得士则无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国〕百余，服国八百余，今无存者矣，虽存皆尝亡矣。贤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终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处已高矣，左右视，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贤者之所与处，有似于此。身已贤矣，行已高矣，左右视，尚尽贤于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贤者之可得与处也，礼之也。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刦，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则于江河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太公钓于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诸众齐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礼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也。

晏子之晋，见反裘负刍息于涂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曷为而至此？”对曰：“齐人累之，名为越石父。”晏子曰：“嘻！”遽解左骖以赎之，载而与归。至舍，弗辞而入。越石父怒，请绝。晏子使人应之曰：“婴未尝得交也，今免于患，吾于子犹未〔可〕邪也？”越石父曰：“吾闻君子屈乎己不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请绝也。”晏子乃出见之曰：“向也见客之容而已，今也见客之志。婴闻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诋辞。婴可以辞而无弃乎！”越石父曰：“夫子礼之，敢不敬从。”晏子遂以为客。俗人有功则德，德则骄；今晏子〔有〕功，免人于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令功之道也。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乘。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乐。今妻子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岂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至（已而）〔其〕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杀子阳。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则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死无道，逆也。子列子除不义、去逆也，岂不远哉！且方有饥寒之患矣，而犹不苟取，先见其化也。先见其化而已动，（远）〔达〕乎性命之情也。

三曰知接

人之目以照见之也，以瞑则（与）不见，〔其所以接见，所以接不同〕同，其所以为照、所以为瞑异。瞑（土）〔者〕未尝照，故未尝见，瞑者目无由接也。无由接而言见，谎。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异。智者其所能接远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远化，奚由相得？无由相得，说者虽工，不能喻矣。戎人见暴布者而问之曰：“何以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为之莽莽也？”故亡国非无智士也，非无贤者也，其主无由接故也。无由接之患，自以为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为智，悖。若此则国无以存矣，主无以安矣。智无以接而自知弗智，则不闻亡国，不闻危君。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齐鄙人有谚曰：‘居者无载，行者无埋。’今臣将有远行，胡可以问？”桓公曰：“愿仲父之无让也。”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竖刀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不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归哭，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不忍，又将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孰谓仲父尽之乎？”于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刀、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矫以公令。有一妇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妇人曰：“吾无所得。”公又曰：“我欲饮。”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何故？”对曰：“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刀、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入，故无所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公慨焉叹涕出曰：“嗟乎！圣人之所以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以见仲父乎？”蒙衣袂而绝乎寿宫。虫流出于户，上盖以杨门之扇，三月不葬。此不卒听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轻难而恶管子也，无由接（见）〔故〕也。无由接，固却其忠言，而爱其所尊贵也。

四曰悔过

穴深寻则人之臂必不能极矣，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智〕所不至，说者虽辩，为道虽精，不能见矣。故箕子穷于商，范蠡流乎江。

昔秦繆公兴师以袭郑，蹇叔谏曰：“不可。臣闻之，袭国邑，以车不过百里，以人不过三十里，皆以其气之趋与力之盛，至，是以犯敌能灭，去之能速。今行数千里，又绝诸侯之地以袭国，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图之。”繆公不听也。蹇叔送师于门外而哭曰：“师乎！见其出而不见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与视，与师偕行。蹇叔谓其子曰：“晋若遏师必于殽。女死不于南方之岸，必于北方之岸，为吾尸女之易。”繆公闻之，使人让蹇叔曰：“寡人兴师，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师也。”蹇叔对曰：“臣不敢哭师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与师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则臣必死矣，是故哭。”师行过周，王孙满要门而窥之，曰：“呜呼！是师必有疵。若无疵，吾不复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国也。过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为天子礼。今衮服回建，左不轼，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则多矣，然而寡礼，安得无疵？”师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奚施将西市于周，道遇秦师，曰：“嘻！师所从来者远矣，此必袭郑。”遽使奚施归告，乃矫郑伯之命以劳之，曰：“寡君固闻大国之将至久矣。大国不至，寡君与士卒窃为大国忧，日无所与焉，惟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劳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帅对曰：“寡君之无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裨也、视也于东边候曰晋之道，过是，以迷惑陷入大国之地。”不敢固辞，再拜稽首受之。三帅乃惧而谋曰：“我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以袭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备必已盛矣。”还师去之。当是时也，晋文公适薨，未葬。先轸言于襄公，曰：“秦师不可不击也，臣请击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见秦师利而因击之，无乃非为人子之道欤？”先轸曰：“不吊吾丧，不忧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击，可大强。臣请击之。”襄公不得已而许之。先轸遏秦师于殽而击之，大败之，获其三帅以归。繆公闻之，素服庙临，以说于众曰：“天不为秦国，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谏，以至于此患。”此繆公非欲败于殽也，智不至也。智不至则不信。言之不信，师之不反也从此生，故不至之为害大矣。

五曰乐成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事已成，功已立，为万世利。禹之所见者远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

孔子始用于鲁。鲁人鸛诵之曰：“麤裘而韋，投之无戾；韋而麤裘投之无邮。”用三年，男子行乎途右，女子行乎途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大智之用，固难踰也。子产始治郑，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与诵之曰：“我有田畴，而子产赋之。我有衣冠，而子产贮之。孰杀之产，吾其与之。”后三年，民又诵之曰：“我有田畴，而子产殖之。我有子弟，而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使谁嗣之？”使郑简、鲁（哀）〔定〕当民之诽訾也而因弗遂用，则国必无功矣，子产、孔子必无能矣。非徒不能也，虽罪施，于民可也。今世皆称简公、（哀）〔定〕公为贤，称子产、孔子为能，此二君者，达乎任人也。

舟车之始见也，三世然后安之。夫开善岂易哉？故听无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贤也。魏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贵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书曰：“群臣宾客所献书者，操以进之。”主书举两筐以进。令将军视之，书尽难攻中山之事也。将军还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举，非臣之力，君之功也。”当此时也，论士（殆之日）〔已〕几矣，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筐哉？一寸而亡矣。文侯贤主也，而犹若此，又况于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为，而不可与莫为。凡举无易之事，气志视听动作无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为哉？皆一于为，则无败事矣。此汤、武之所以大立功于夏、商，而勾践之所以能报其仇也。以小弱皆一于为而犹若此，又况于以强大乎？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虽死籍，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则无所用矣。贤主忠臣，不得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后、实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啾啾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啾啾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啾啾也止善，贤主以之啾啾也立功。

【大意】

《先识》即事先有所预见，劝诫君主知贤任贤。《观世》意为审察当世治乱之由，指出“治世之所以短，乱世之所以长”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贤”。《知接》即智力所及之意，指出人的智力是有所差别的，国家的灭亡并不是

“无智士”、“无贤者”，而是“其主无由接也”。《悔过》进一步论述“智所不至”的危害，说明君主只要能够“悔过”，即使“智不至”，也能够成就事业。《乐成》即享受成功的欢乐，作者列举大量事例，说明不能与百姓商讨大事，而可与之享受成功的欢乐。《察微》即考察事物的细微之处，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去宥》即去掉主观偏见，说明“有所宥者”，必被“宥”所害。《正名》主要论述名与实的关系，主张名实相符，以实求名。

卷十七审分览第五

一曰审分

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

凡为善难，任善易。奚以知之？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车，无去车，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谄谀贼巧佞之人无所窜其奸矣，坚穷廉直忠敦之士毕竟劝骋骛矣。人主之车，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则四极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夺）〔奋〕其智能，多其教诏，而好自以；若此则百官恫扰，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国之风也。

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于人主。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桀、纣之臣不独鄙，幽、厉之臣不独辟，失其理也。今有人于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愚〕愧；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漫〕；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耶！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生〕。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不制于物，无肯为使，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于大湫，命之曰无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几，静乃明几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备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于全乎去能，于假乎去事，于知乎去几，所知者妙矣。若此则能顺其天，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万物而不宰，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虽不备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二曰君守

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外欲不入谓之闭，既扃而又闭：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绳不以正；天之大静，既静而又宁，可以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乎。《鸿范》曰：“惟天阴鹭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故曰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大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故博闻之人，强识之士阙矣，事耳目、深思虑之务败矣，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为者，所以为之也。此之谓以阳召（阳）〔阴〕，以阴召（阴）〔阳〕。东海之极，水至而反；夏热之下，化而为寒。故（曰）〔昊〕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为〕，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之〕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于君，而在于臣。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今之为车者，数官然后成。夫国岂特为车哉？众智众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车）也。

夫一能应万、无方面（出）〔持〕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于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兒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兒说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郑大师文终日鼓瑟而兴，再拜其瑟前曰：“我效于子，效于不穷也。”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虑自（心）伤也，智差自亡也，奋能自殃（其）〔也〕，有处自狂也。故至神逍遥倏忽而不见其容，至圣变习移俗而莫知其所从，离世别群而无不同，君（民）〔名〕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则奸邪之情得而险陂谗慝谄谀巧佞之人无由入。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

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忧）〔扰〕，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

三曰任数

凡官者，以治为任，以乱为罪。今乱而无责，则乱愈长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是臣得后随以进其业〔也〕。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凡耳之闻也藉于静，目之见也藉于昭，心之知也藉于理。君臣易操，则上之三官者废矣。亡国之主，其耳非不可以闻也，其目非不可以见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引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则不知，不知则不信。无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则灾无由至矣。

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数、行其理为可。韩昭厘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有豕小，昭厘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厘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听也。何以知其盲？以耳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缺，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缺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婴、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乱安危存亡，其道固无二也。故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凡应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卒始〕；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

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者〕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于得道术乎？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糝〕，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孔子佯为不见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飧〕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室）〔实〕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

四曰勿躬

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故李子曰：“非狗则不得兔，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于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袂彗日用而不藏于篋，故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

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虑〕弊耳目哉？是故圣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极烛六合而无所穷屈；昭乎若日之光，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毕乐其志、安育其性、而莫为不成。故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亲矣，名号已章矣。

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遨，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早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贵富，臣不若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平原广〔城〕〔域〕，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若王子城父，请置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请置以为大理。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则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尽五子之能，况于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不入于朝，有职者〕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五帝三〔皇〕〔王〕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则近之矣。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若此则形性弥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职，而莫敢愉〔縱〕〔縱〕，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实相保，之谓知道。

五曰知度

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于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于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此谓之至治。

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入于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于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宝〕。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丘〕、〔化〕九阳、奇〔怪〕〔肱〕之〔所〕际？”

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中〕〔胆〕〔瞻〕、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为中大夫若此其见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譬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船〕骥〔之绝江致〕远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干〕辛，纣用恶来，宋用〔馱唐〕〔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大意】

《审分》即审察君臣的名分，强调君主只有审分正名，才能使君臣各司其职。《君守》即君主的执守，着重论述为君之道应“静而又宁，以正天下”。

《任数》即任术为治，强调为君要讲究统治之道，遵循统治原则。《勿躬》指为君不必躬亲人臣之事，告诫君主要充分发挥百官的聪明才智。《知度》

论述人君用术之道，只有“明于人主之所执”，才能“事省而国治”。《慎势》集中论述如何重视和利用权势，应“权轻重、审大小、众封建”。《不二》论述了集中统治权力的重要性，强调以“同法令”的方式达到统一的目的。《执一》即执守根本，集中阐述了集权的必要性。

卷十八 审应览第六

一曰申应

人主出声应容，不可不审。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生之所执其要矣。

孔思请行。鲁君曰：“天下主亦犹寡人也，将焉之？”孔思对曰：“盖闻君子犹鸟也，骇则举。”鲁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违不肖，过不肖，而自以为能论天下之主乎？”凡鸟之举也，去骇从不骇。去骇从不骇，未可知也。去骇从骇，则鸟曷为举矣？（孔思）〔鲁君〕之对（鲁君）〔孔思〕也亦过矣。

魏惠王使人谓韩昭侯曰：“夫郑乃韩氏亡之也，愿君之封其后也，此所谓存亡继绝之义，君若封之则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请往对之。”公子食我至于魏，见魏王曰：“大国命弊邑封郑之后，弊邑不敢当也。弊邑为大国所患，昔出公之后声氏为晋公，拘于铜鞮，大国弗怜也，而使弊邑存亡继绝，弊邑不敢当也。”魏王惭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请勿复言。”是举不义以行不义也。魏王虽无以应，韩之为不义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辩，适足以饰非遂过。

魏昭王问于田蚺曰：“寡人之在东宫之时，闻先生之议曰：‘为圣易。’有诸乎？”田蚺对曰：“臣之所举也。”昭王曰：“然则先生圣于？”田蚺对曰：“未有功而知其圣也，是尧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后知其（舜）〔圣〕也，是市人之知（圣）〔舜〕也。今蚺未有功，而王问蚺曰‘若圣乎’，敢问王亦其尧邪？”昭王无以应。田蚺之对，昭王固非曰“我知圣也”，（耳）〔且〕问曰：“先生其圣乎”，已因以知圣对昭王，昭王有非其有，田蚺不察。

赵惠王谓公孙龙曰：“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藁、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于此，无礼慢易而求敬，阿党不公而求令，烦号数变而求静，暴戾贪得而求定，虽黄帝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卫嗣君欲重税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将以为民也。其自藏之与在于上奚择？”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听必反诸己，审则令无不听矣。国（久）〔反〕则固，固则难亡，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

公子沓相周、申向说之而战。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说我而战，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则不肖。虽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见老者而使之战，请问孰病哉？”公子沓无以应。战者，不习也；使人战者，严驱也。意者恭节而人犹战，任不在贵者矣。故人虽时有自失者，犹无以易恭节。自失不足以难，以严驱则可。

二曰重言

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暗，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无遗者。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

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隐。成公贾入谏。王曰：“不谷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在~~隐。”王曰：“胡不设不谷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矣，不谷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悦，荆国之众相贺也。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耶？成公贾也。隐贤于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言~~乎荆王，而荆国以霸。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执臆利而上视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之而上，分级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显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衰经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艷而不艷，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故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

三曰精谕

圣人相谕不待言，有先言（言）〔谕〕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从蜻游，蜻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前后左右尽蜻也，终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闻蜻皆从女居，取而来，吾将玩子。”明日之海上，而蜻无至者矣。

胜书说周公旦曰：“廷小人众，徐言则不闻，疾言则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胜书曰：“有事于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胜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旦能以不言听，此之谓不言之听。不言之谋，不闻之事，殷虽恶周，不能疵矣。口吻不言，以精相告，纣虽多心，弗能知矣。目视于无形，耳听于无声，商闻虽众，弗能窥矣。同恶同好，志皆有欲，虽为天子，弗能离矣。

孔子见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贡曰：“夫子之欲见温伯雪子好矣，今也见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以容声矣。”故未见其人而知其志，见其人而心与志皆见，天符同也。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

白公问于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渑之合者，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然则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胡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谓则不以言〔言〕矣。言者，谓之属也。求鱼者濡，争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浅智者之所争则未矣。此白公之所以死于法室。

齐桓公合诸侯，卫人后至。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曰：“吾于卫无故，子曷为请？”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有动色，伐卫也。”明日（君）〔公〕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终不为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声，夫人乃以行步气志，桓公虽不言，若暗夜而烛燎也。

晋襄公使人于周曰：“弊邑寡君寝疾，卜以守龟曰：‘三涂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愿借途而祈福焉。”天子许之。朝，礼使者事毕，客出。苾弘谓刘康公曰：“夫祈福于三涂，而受礼于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愿公备之也。”刘康公乃傲戎车卒士以待之。晋果使祭事先，因令杨子将卒十二万而随之，涉于棘津，袭聊阮、梁、蛮氏，灭三国焉。此形名不相当，圣人之所察也，苾弘则审矣。故言不足以断（小）事，唯知言之谓者（可为）〔为可〕。

四曰离谓

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为惑，故惑惑之中有晓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国之主，不自以为惑，故与桀、纣、幽、厉皆也。然有亡者国，无二道矣。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可不可无辨也。可不可无辨，而以赏罚，其罚愈疾，其乱愈疾，此为国之禁也。故辨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夫伤忠臣者，有似于此也。夫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人主之无度者，无以知此，岂不悲哉？比干、苾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穷，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从此生矣。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国，而莫之诛邓析之类，此所以欲治而愈乱也。

齐有事人者，所事有难而弗死也，遇故人于途。故人曰：“固不死乎？”对曰：“然。凡事人以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见人乎？”对曰：“子以死为顾可以见人乎？”是者数传。不死于其君长，大不义也，其辞犹不可服，辞之不足以断事也明矣。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

齐人有淳于髡者，以从说魏王。魏王辩之，约车十乘，将使之荆。辞而行，有以横说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从之意，又失横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辩不若无辩。周鼎著倮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

【大意】

《审应》强调君主应当详察自己的应对举止，不给臣下提供攻击的口实。《重言》指出君主说话要慎重，不轻易发言，出言必有信。《精谕》即用精神而不是用言语表达思想，指出“圣人相谕不待言”。《离谓》指言意相违，具体分析了言意相离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淫辞》即欺诈之辞，作者通过具体事例批评了“言行相诡”的做法。《不屈》即善于言辞、不屈于礼，强调士人要“察而以达礼明义”，反对文过饰非的诡辩。《应言》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统治者应该对应对之辞善加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具备》论述了创造条件对于建立功名的重要性，指出创造条件的关键在于“诚”。

卷十九 离俗览第七

一曰离俗

世之所不足者，理义也；所有余者，妄苟也。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故布衣人臣之行，洁白清廉中绳，愈穷愈荣。虽死，天下愈高之，〔贵〕所不足也。然而以理义斫削，神农、黄帝，犹有可非，微独舜、汤？飞兔、要褻，古之骏马也，材犹有短。故以绳墨取木，则宫室不成矣。

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倦倦乎后之为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于是乎夫负妻妻携子以入于海，（去之）终身不反。舜又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圳亩之中，而游入（于）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见〕之。”而自投于苍领之渊。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辞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卞随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务光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务光曰：“强力忍讷，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夏伐夏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讷我，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投于颍水而死。汤又让于务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请相吾子。”务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非其义，不受其利，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于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沉于蓂水。故如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者，其视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视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之赖；高节厉行，独乐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于利，不牵于势，而羞居浊世；（惟此）〔此惟〕四士者之节。若夫舜、汤，则苞裹覆容，缘不得已而动，因时而为，以爱利为本，以万民为义。譬之若钓者，鱼有小大，饵有宜适，羽有动静。

齐、晋相与战，平阿之余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谓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归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为不可以归？”去行，心犹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无孙，当其马前曰：“今者战，亡戟得矛，可以归乎？”叔无孙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岂亢责也哉？”平阿之余子曰：“嘻！还反战，趋尚及之。”遂战而死。叔无孙曰：“吾闻之：君子济人于患，必离其难。”疾驱而从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将众，亦必不北矣；令此处人主之劳，亦必死义矣。今死矣而无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无平阿余子与叔无孙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务求。

齐庄公之时，有士曰宾卑聚，梦有壮子，白縞之冠，丹绩〔绩〕之袍，东布之衣，新素履，墨剑室，从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梦也。终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无所挫辱。今夜辱，吾将索其形，期得之则可，不得将死之。”每朝与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谓此当务则未也。虽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二曰高义

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俗虽谓之穷，通也；行不诚义，动不缘义，俗虽谓之通，穷也；然则君子之穷通，有异乎俗者也。故当功以受赏，当罪以受罚。赏不当，虽与之必辞；罚诚当，虽赦之不外。度之于国必利，长久久之于主必宜，内反于心不惭然后动。

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廩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驾，辞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鲁司寇，万乘难与比行，三王之佐不显焉，取舍不苟也夫！

子墨子游公上过于越。公上过语墨子之义，越王说之，谓公上过曰：“子之师苟肯至越，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过往复于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观越王也，能听吾言、用吾道乎？”公上过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虽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未敢求仕。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虽全越以与我，吾无所用之。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国，是以义翟也，义翟何必越，虽于中国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论。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今可得其国，恐亏其义而辞之，可谓能守行矣；其与秦之野人相去亦远矣。

荆人与吴人将战，荆师寡，吴师众，荆将军子囊曰：“我与吴人战，必败。败王师，辱王名，亏壤土，忠臣不忍为也。”不复于王而遁。至于郊，使人复于王曰：“臣请死。”王曰：“将军之遁也，以其为利也？今诚利，将军何死？”于囊曰：“遁者无罪，而后世之为王将者，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荆国终为天下挠。”遂伏剑而死。王曰：“请成将军之义。”乃为之桐棺三寸，加斧钺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数至也。韦、歧之广也，万国之顺也，从此生矣。荆之为四十二世矣，尝有乾溪、白公之乱矣，尝有郑袖、州侯之避矣，而今犹为万乘之大国，其时有臣如子囊与？子囊之节，非独厉一世之人臣也。

荆昭王之时，有士焉，曰石渚。其为人也，公直无私，王使为（政廷）〔廷理〕，有杀人者，石渚追之，则其父也。还车而返，立于廷曰：“杀人者，仆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废国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义也。”于是乎伏斧钺，请死于王。王曰：“追而不及，岂必伏罪哉？子复事矣。”石渚辞曰：“不私其亲，不可谓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谓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废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钺，殒头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为人臣也，可谓忠且孝矣。

三曰上德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故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东西南北，极日月之所烛，天覆地载，爱恶不臧，虚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敌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顺天；〔其〕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谓顺情。故古之人，身隐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说通而化畜，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识，岂必以严罚厚赏哉？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

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周明堂，金在其后，有以见先德后武也。舜其犹此乎？其臧武通于周矣。

晋献公为丽姬远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丽姬谓太子曰：“往昔君梦见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丽姬易之。公将尝膳，姬曰：“所由远，请使人尝之。”尝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诛太子。太子不肯自释，曰：“君非丽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剑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过卫，卫文公无理焉。过五鹿如齐，齐桓公死。去齐之曹，曹共公视其骈胁，使袒而捕池鱼。去曹过宋，宋襄公加礼焉。之郑，郑文公不敬，被瞻谏曰：“臣闻贤主不穷穷。今晋公子之从者，皆贤者也。君不礼也，不如杀之。”郑君不听。去郑之荆，荆成王慢焉。去荆之秦，秦缪公入之。晋既定，兴师攻郑，求被瞻。被瞻谓郑君曰：“不若以臣与之。”郑君曰：“此孤之过也。”被瞻曰：“杀臣以免国，臣愿之。”被瞻入晋军，文公将烹之。被瞻据镬而呼曰：“三军之士皆听瞻也，自今以来，无有忠于其君，忠于其君者将烹。”文公谢焉，罢师，归之于郑。且被瞻忠于其君，而君免于晋患也，行义于郑，而见说于文公也，故义之为利博矣。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得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歿头(于)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巨子不察。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严罚厚赏，此上世之(若客)〔苦害〕也。

四曰用民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其义则不足死，赏罚则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无有。民无常用也，无常不用也，唯得其道为可。

阖庐之用兵也不过三万，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万乘之国，其为三万五万尚多。今外之则不可以拒敌，内之则不可以守国，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国虽大，势虽便，卒无众，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为用也。用民之论，不可不熟。

剑不徒断，车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种，不审其种，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赏罚不充也。汤、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齐、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有纲，一引其纪，万目皆起，一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故？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

阖庐试其民于五湖，剑皆加于肩，地流血几不可止；勾践试其民于寝宫，民争入水火，死者千余矣，遽击金而却之，赏罚有充也。莫邪不为勇者兴、惧者变，勇者以工，惧者以拙，能与不能也。

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不〕察之本。三代之道无二，以信为管。

宋人有取道者，其马不进，倒而投之灞水。又复取道，其马不进，又倒而投之灞水。如此者三。虽造父之所以威马，不过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于味，凡盐之用，有所托也，不适则败托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后可行。恶乎托？托于爱利。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绝也。君，利势也，次官也。处次官，执利势，不可而不察于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见此论耶。

五曰适威

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马，轻任新节，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其谁能当之？《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有仇而众，不若无有。厉王，天子也，有仇而众，故流于彘，祸及子孙。微召公虎而绝无后嗣。今世之人主，多欲众之，而不知善，此多其仇也。不善则不有。有必缘其心爱之谓也，有其形不可谓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无之论，不可不熟。汤、武通于此论，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若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身已终矣，而后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审也。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骤战而骤胜。”武侯曰：“骤战而骤胜，国家之福也，其独以亡，何故？”对曰：“骤战则民罢，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没于干隧也。”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曰：“善”，以为造父不过也，使之钩百而少（及）〔反〕焉。颜阖入见，庄公曰：“子遇东野稷乎？”对曰：“然。臣遇之。其马必败。”庄公曰：“将何败？”少顷，东野之马败而至。庄公召颜阖而问之曰：“子何以知其败也？”颜阖对曰：“夫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造父之御，无以过焉通臣遇之，犹求其马，臣是以知其败也。”故乱国之使其民，不论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烦为教而过不识，数为令而非不从，巨为危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民进则欲其赏，退则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则以为继矣。以为继知，则上又从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仇也，由是起矣。故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桀、纣之禁，不可胜数，故民因而身为戮，极也，不能用威适。子阳极也好严，有过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应獬狗而弑子阳，极也。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

【大意】

《离俗》即超离世俗，歌颂了许多宁死不受君位的义士。《高义》即以义为重，强调君子应以“义”为尺度来对待赏罚。《上德》即以德为上，反对严刑厚赏。《用民》集中论述役使百姓的方法，强调纲纪的重要性。《适威》即用威要适度，以驾御为喻，探讨统治民众的方法。《为欲》从使民有欲，使民之欲的角度说明要以恰当的方式满足百姓的需求，而使人可用、国可治。《贵信》即以诚信为贵，强调君主应当通过诚信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举难》即举荐人才之难，强调选拔人才应存大体而不计小过，反对任人唯亲。

卷二十 恃君览第八

一曰恃君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故君臣之义，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利之〕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勿〕利章。

（非）〔渭〕滨之东，夷、秽之乡，大解、陵鱼、其、鹿野、摇山、扬岛、大人之居，多无君；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马藿兜之国，多无君；氏、羌、呼唐、离水之西，款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雁门之北，鹰隼、所螫、须窺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僂耳之居，多无君；此四方之无君者也。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之〕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

豫让欲杀赵襄子，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于其妻之所。其妻曰：“状貌无似吾夫者，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变其音。其友谓之曰：“子之所道甚难而无功。谓子有志则然矣，谓子智则不然。以子之材而素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让笑而应之曰：“是〔为〕先知报后知也，为故君贼新君矣，大乱君臣之义者无此，失吾所为为之矣。凡吾所为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非从易也。”

柱厉叔事莒敖公，自以为不知，而去居于海上，夏日则食菱芡，冬日则食橡栗。莒敖公有难，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与不知无异别也。”柱厉叔曰：“不然。自以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将死之以丑后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厉人主之节也。行激节厉，忠臣幸于得察。忠臣察则君道固矣。”

二曰长利

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自此观之，陈无宇之可丑亦重矣，其与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虽同，取舍之殊，岂不远哉？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而问曰：“尧理天下，吾子立为诸侯，今至于我而辞之，〔其〕故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说，愉愉其如赤子。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后世之乱自此始。夫子盍行乎？无虑吾农事。”协而耨，遂不顾。夫为诸侯，名显荣，实佚乐，继嗣皆得其泽，伯成子高不待问而知之，然而辞为诸侯者，以禁后世之乱也。

辛宽见鲁缪公曰：“臣而今而后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于营丘，之渚海阻山（高）险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广，子孙弥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鲁，无山林溪谷之险，诸侯四面以达，是故地日削，子孙弥杀。”辛宽出，南宫括入见。公曰“今者宽也非周公”，其辞若是也。南宫括对曰：“宽少者，弗识也。君独不闻成王之定成周之说乎？其辞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贤者岂欲其子孙之阻山林之险以长为无道哉？小人哉宽也。今使燕爵为鸿鹄凤皇虑，则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间隙，屋之翳蔚也；与一举则有千里之志，德不盛、义不大则不至其郊，愚庖之民，其为贤者虑，亦犹此也。固妄诽訾，岂不悲哉？”

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土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土之衣哉？”戎夷太息叹曰：“嗟乎！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谓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则未之识；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达乎〔死生之〕分，仁爱之心（识）〔诚〕也，故能以必死见其义。

三曰知分

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达乎死生之分，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与崔杼盟而不变更其义；延陵季子，吴人愿以为王而不肯；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忧；皆有所达也。有所达则物弗能惑。

荆有次非者，得宝剑于干遂，还反涉江，至于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船。次非谓舟人曰：“子尝见两蛟绕船能两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见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宝剑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弃剑以全己，余奚爱焉！”于是赴江刺蛟，杀之而复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闻之，仕之执圭。孔子闻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弃剑者，其次非之谓乎？”禹南省，方济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仰视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忧于龙焉？”龙俯（耳）〔首〕低尾而逝。则禹达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经也。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废伏，有盛盈蚡息；人亦有困穷屈匮，有充实达遂；此皆天之容、物〔之〕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数也。古圣人不以感私伤神，俞然而以待耳。

晏子与崔杼盟，其辞曰：“不与崔氏而与公孙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俯而饮血，仰而呼天曰：“不与公孙氏而与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悦，直兵造胸，句兵钩颈，谓晏子曰：“子变子言，则齐国吾与子共之；子不变子言，则今是已。”晏子曰：“崔子！不独不为夫诗乎？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婴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推〕之矣。崔杼曰：“此贤者，不可杀也。”罢兵而去。晏子援绥而乘，其仆将驰，晏子（无良）〔抚顺〕其仆之手曰：“安之！毋失节。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而命悬于厨。今婴之命，有所悬矣。”晏子可谓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国士知其若此也，故以义为之决而安处之。

白圭问于邹公子夏（后）〔侯〕启曰：“践绳之节，四上之志，三晋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处于晋，而迭闻晋事。〔今处于邹，〕未尝闻践绳之节、四上之志，愿得而闻之。”夏（后）〔侯〕启曰：“鄙人也，焉足以问？”白圭曰：“愿公子之毋让也。”夏（后）〔侯〕启曰：“以为可为，故为之；为之，天下弗能禁矣。以为不可为，故释之；释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侯〕启曰：“生不足以使之，则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则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无以应。夏（后）〔侯〕启辞而出。凡使贤不肖异：使不肖以赏罚，使贤以义。故贤主之使其下也必〔以〕义，〔必〕审赏罚，然后贤不肖尽为用矣。

四曰召类

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故鼓宫而宫应，鼓角而角动；以龙致雨，以形逐影。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国乱非独乱，有必召寇。独乱未必亡也，召寇则无以存矣。

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服，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荣且利，中主犹且为之，有况于贤主乎？故割地宝器，（戈剑）卑辞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为足。治则为利者之攻矣，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为利则固为名也。名实不得，国虽强大，则无为攻矣。

兵所自来者久矣：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启伐〕屈鹜（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乱则用，治则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乱而弗讨，害民莫长焉。此治乱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爱之征也，武者恶之表也。爱恶循义，文武有常，圣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时至而事生之。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以事适时。事适于时者其功大。

士尹池为荆使于宋，司城于罕觴之。南家之墙，犖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径其宫而不止。士尹池问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为鞞者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鞞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鞞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庳，潦之经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归荆，荆王适兴兵而攻宋，士尹池谏于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贤，其相仁。贤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国攻之，其无功而为天下笑乎！”故释宋而攻郑。孔子闻之曰：“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谓乎！”宋在三大万乘之间。子罕之时，无所相侵，边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终其身，其唯仁且节与？故仁节之为功大矣。（故）〔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节俭。

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鳅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赵简子按兵而不动。凡谋者，疑也。疑则从义断事，从义断事则谋不亏，谋不亏则名实从之。贤主之举也，岂必旗僨将毙而乃知胜败哉？察其理而得失荣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贵，无若贤也。

五曰达郁

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六府。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苦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故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蕘。国亦有郁。主德不通，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生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圣王之贵豪士与忠臣也，为其敢直言而决郁塞也。

周厉王虐民，国人皆谤。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卫巫监谤者，得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败人必多。夫民犹是也。是故治川者决之使导，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正谏，好学博闻献诗，蒙箴师诵，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下无遗善，上无过举。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过，恐为社稷忧。”王弗听也。三年，国人流王于彘。此郁之败也。郁者，不阳也。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也。不阳者，亡国之俗也。

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乐之而征烛。管仲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悦，曰：“仲父年老矣，寡人与仲父为乐将几之？请夜之。”管仲曰：“君过矣。夫厚于味者薄于德，沉于乐者反于忧；壮而怠则失时，老而解则无名。臣乃今将为君勉之，若何其沉于酒也？”管仲可谓能立行矣。凡行之堕也于乐，今乐而益飭；〔行〕〔理〕之坏也于贵，今主欲留而不许。伸志行理，贵乐弗为变，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

列精子高听行乎齐湣王，善衣东布衣，白缟冠，颡推之履。特会朝雨祛步堂下，谓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丽。”列精子高因步而窥于井，粲然恶丈夫之状也，喟然叹曰：“侍者为吾听行于齐王也，夫何阿哉？又况于所听行乎万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无所镜，其死亡无日矣。孰当可而镜？其唯士乎！人皆知说镜之明己也，而恶士之明己也。镜之明己也功细，士之明己也功大。得其细，失其大，不知类耳。”

赵简子曰：“厥也爱我，铎也不爱我。厥之谏我也，必于无人之所；铎之谏我也，喜质我于人中，必使我丑。”尹铎对曰：“厥也爱君之丑也，而不爱君之过也；铎也爱君之过也，而不爱君之丑也。臣尝闻相人于师，孰颜而土色者忍丑。不质君于人中，恐君之不变也。”此简子之贤也。人主贤则人臣之言刻。简子不贤，铎也卒不居赵地，有况乎在简子之侧哉？

【大意】

《恃君》从人的特性阐述了君主产生的必然性。《长利》即“计之长远”之意，强调统治者要从长远利益出发，不要为眼前利益所迷惑。《知分》即明辨生死之分，确立“以义为之决而安然处之”的人生态度。《召类》即类同相召之意，主张国家的外患是由内乱所召致的，应防微杜渐。《达郁》论述君主应如何消除壅塞，使言路通达。《行论》论述君主处于逆境时的行事态度，强调君主应忍辱负重，待时而动。《骄恣》论述君主骄傲恣肆的危害，强调君主应通过“礼士”、“得众”、“完备”来克服骄纵之情。《观表》强调君主主要善于通过事物的表象和征兆来了解其实质。

卷二十一 开春论第一

一日开春

开春始雷则蛰虫动矣，时雨降则草木育矣，饮食居处适则九窍百节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积众善，而凤皇圣人皆来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以

（此）言物之相应也。故曰行（也）〔以〕成也。善说者亦然，言尽理而得失利害定矣，岂为一人言哉？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群臣多谏于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者，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义也。子勿复言。”群臣皆莫敢谏，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请告惠公。”惠公曰：“诺。”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历葬于涡山之尾，栾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栾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无嫌于欲亟葬乎？愿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抚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不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择葬日。”惠子不徒行说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说文王之义。说文王之义以示天下，岂小功也哉！

韩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乔为司空。有一县后二日，段乔执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愿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诺。”乃见段乔，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赏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无有罪戮者，未尝有也。”封人子高出，段乔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缚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为之（而）言也，（而）匿己之（为）〔言〕而（为）〔言〕也；段乔听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说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谓善说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栾盈，栾盈有罪于晋，晋诛羊舌虎，叔向为之奴而^臆。祈奚曰：“吾闻小人得位，不争不祥；君子在忧，不救不祥。”乃往见范宣子而说（也）〔之〕，曰：“闻善为国者，赏不过而刑不慢。赏过则惧及淫人，刑慢则惧及君子。与其不幸而过，宁过而赏淫人，毋过而刑君子，故尧之刑也，殛^纣于（虞）〔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烦辱，犹不能免。今祈奚论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学岂可以已哉？类多若此。

二曰察贤

今有良医于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万也。故贤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医，而君人者不知疾求，岂不过哉？今夫塞者，勇力、时日、卜筮、祷祠无事焉，善者必胜。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贤。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治身逸。天下之贤主，岂必苦形愁虑哉？执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时，则万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厉去矣。故曰尧之容若委衣裳，以言少事也。

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宓子则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人民以〕义矣，任其数而已矣。巫马期则不然，弊生事精，劳手足，烦教诏，虽治犹未至也。

三日期贤

今夫爚蝉者，务在乎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何益？明（火）不独在乎火，在于暗。当今之时世暗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归之也，若蝉之走明火也。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

赵简子昼居，喟然太息曰：“异哉！吾欲伐卫十年矣，而卫不伐。”侍者曰：“以赵之大，而伐卫之细，君若不欲则可也。君若欲之，请令伐之。”简子曰：“不如而言也。卫有士十人于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言其〕不义也，而我伐之，是我为不义也。”故简子之时，卫以十人者按赵之兵，没简子之身。卫可谓知用人矣，游十士而国家得安。简子可谓好从谏矣，听十士而无侵小夺弱之名。

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间而轼之，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间欤？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骄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其仆曰：“然则君何不相之？”于是君请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则君乃致禄百万，而时往馆之。于是国人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无几何，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谏秦君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按兵辍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尝闻君子之用兵，莫见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也，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充天，流矢如雨，扶伤舆死，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量于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不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

四曰审为

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以为而轻重得矣。今有人于此，断首以易冠，杀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饰首也，衣所以饰身也，杀所饰、要所以饰，则不知所为矣。世之走利，有似于此。危身伤生、刈颈断头以徇利，则亦不知所为也。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不忍（为）也。皆勉处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以养害所养。”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能尊生，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生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

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厘侯，昭厘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昭厘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又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远，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臧）〔臧之〕不得也？”昭厘侯曰：“善。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也。知轻重，故论不过。

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犹不能自胜也。”詹子曰：“不能自胜则纵之，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纵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大意】

《开春》标题与内容无关（取文中“开春始雷”前二字），其中心论题是“善说”，强调只有“言理尽”，才能使自己的意见被别人接受。《察贤》即察举贤人，集中论述君主建立功名必须得贤的道理。《期贤》即期待贤者，充分肯定了贤者在安定国家、成就功名中的重要作用。《审为》即审察明辨“所为”和“所以为”，指出自身是生命的目的，而天下不过是保养生命的手段。《爱类》即仁爱自己的同类，指出“仁人”要“以民为务”，“忧民之利，除民之害”。《贵卒》即“贵猝”，意思是以敏捷迅速为贵，说明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敏捷果断措施的重要性，属兵家之言。

卷二十二 慎行论第二

一曰慎行

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溪，虽悔无及。君子计行虑义，小人计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则可与言理矣。

荆平王有臣曰费无忌，害太子建，欲去之。王为建取妻于秦而美，无忌劝王夺〔之〕。王已夺之，而疏太子。无忌说王曰：“晋之霸也，近于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与争。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王牧南方，是得天下也。”王悦，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恶之曰：“建与连尹将以方城外反。”王曰：“已为我子矣，又尚奚求？”对曰：“以妻事怨。且自以为犹宋也，齐、晋又辅之，将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执连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郢宛，国人说之。无忌又欲杀之，谓令尹子常曰：“郢宛欲饮令尹酒。”又谓郢宛曰：“令尹欲饮酒于子之家。”郢宛曰：“我贱人也，不是以辱令尹。令尹必来辱，我且何以给待之？”无忌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实之门，令尹至，必观之，已，因以为酬。”及飨日，惟门左右而实甲兵焉。无忌因谓令尹曰：“吾几祸令尹。郢宛将杀令尹，甲在门矣。”令尹使人视之，信，遂攻郢宛，杀之。国人大怨，动〔作〕〔胙〕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谓令尹曰：“夫无忌，荆之谗人也，〔亡夫〕〔丧〕太子建，杀连尹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杀众不辜，以兴大谤，患几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图。”乃杀费无忌，尽灭其族，以说其国。动而不论其义，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灭其族，费无忌之谓乎！

崔杼与庆封谋杀齐庄公。庄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庆封又欲杀崔杼而代之相，于是^搢崔杼之子，令之争后。崔杼之子相与私哄，崔杼往见庆封而告之。庆封谓崔杼曰：“且留，吾将兴甲以杀之。”因令卢满嬖兴甲以诛之，尽杀崔杼之妻子及枝属，烧其室屋，报崔杼曰：“吾已诛之矣。”崔杼归无归，因而自绞也。庆封相景公，景公苦之。庆封出猎，景公与陈无宇、公孙灶、公孙蚤诛封。庆封以其属斗，不胜，走如鲁。齐人以为让，又去鲁而如吴，〔吴〕王予之朱方。荆灵王闻之，率诸侯以攻吴，围朱方，拔之，得庆封，负之斧质，以徇于诸侯军，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杀之。黄帝之贵而死，尧、舜之贤而死，孟贲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庆封者，可谓重死矣。身为僇，支属不可以〔见〕〔完〕，行伎之故也。凡乱人之动也，其始相助，后必相恶。为义者则不然，始而相与，久而相信，卒而相亲，后世以为法程。

二曰无义

先王之于论也极之矣，故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则不知，不知〔则〕趋利。趋利固不可必也，公孙鞅、郑平、续经、公孙竭是已。以义动则无旷事矣。人臣与人臣谋为奸，犹或与之。又况乎人主与其臣谋为义，其孰不与者？非独其臣也，天下皆且与之。

公孙鞅之于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责，非攻无以，于是为秦将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当之。公孙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谓公子卬曰：“凡所为游而欲贵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将，魏令公子当之，岂且忍相与战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请亦言之主，而皆罢军。”于是将归矣，使人谓公子曰：“归未有时相见，愿与公子坐而相去别也。”公子曰：“诺。”魏吏争之曰：“不可。”公子不听，遂相与坐。公孙鞅因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无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

郑平于秦王臣也，其于应侯交也。欺交反主，为利故也。方其为秦将也，天下所贵之无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轻必失之。去秦将，入赵、魏，天下所贱之无不以也，所可羞无不以也。行方可贱可羞，而无秦将之重，不穷奚待？赵急求李欵，李言续经与之俱如卫，抵公孙与，公孙与见而与入，续经因告卫吏使捕之，续经以仕赵五大夫。人莫与同朝，子孙不可以交友。

公孙竭与阴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国，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况乎无此（其）功而有〔其〕行乎？

三曰疑似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辩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故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杨子〕，见歧道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

周宅酆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葆〕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悦〔而笑〕，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此夫以无寇失真寇者也。贤者有〔小善以致大善，不肖者有〕小恶以致大恶。褒姒之败，乃令幽王好小说以致大灭。故形骸相离，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东徙也，秦襄、晋文之所以劳王〔劳〕而赐地也。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善〕效人之子〔侄〕〔姓〕昆弟之状。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

状，扶而道苦之。丈人归，酒醒而诮其子，曰：“吾为汝父也，岂谓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触地曰：“孽矣！无此事也。昔也往责于东邑人可问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尝闻之矣。”明日端复饮于市，欲遇而刺杀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剑而刺之。丈人智惑于似其子者，而杀于真子。夫惑于似士者而失于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于其人也。舜为御，尧为左，禹为右，入于泽而问牧童，入于水而问渔师，奚故也？其知之审也。夫〔人〕〔孪〕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识之，知之审也。

四曰一行

先王所恶，无恶于不可知，不可知则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际败矣。十际皆败，乱莫大焉。凡人伦以十际为安者也，释十际则与麋鹿虎狼无以异，多勇者则为制耳矣。不可知则（知）无安君、无乐亲矣，无荣兄、无亲友、无尊夫矣。

强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强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与其利。非强大则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则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则不足以劝也，故贤主必使其威利无敌，故以禁则必止，以劝则必为。威利敌，而忧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无敌，而以行不〔可〕知者亡。小弱而〔行〕不可知，则强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爱其所疑，小弱而〔强〕大不爱则无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废，强大行之危，小弱行之灭。

今行者见大树，必解衣悬冠倚剑而寝其下。大树非人之情亲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为期，易知故也。又况于士乎？士义可知故也，则期为必矣。又况强大之国？强大之国诚可知，则其王不难矣。

人之所〔以〕乘船者，为其能浮而不能沉也；世之所以贤君子者，为其能行义而不能行邪辟也。

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故贤者所恶于物，无恶于无处。

夫天下之〔士〕所（以）恶，莫恶于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盗不与期，贼不与谋。盗贼大奸也，而犹（所得）〔得所〕匹偶，又况于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轻功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大意】

《慎行》即行动要谨慎，强调君子的言行要以义为原则。《无义》即不讲道义，见利忘义，指出“无义”者“必自食其果”，为世人所抛弃。《疑似》即明察相似的事物，告诫人们不要向不了解情况的人请教，不可主观臆断。《一行》即行动有统一的标准，批评了那些反复无常、令人难以捉摸的“不可知”的做法。《求人》即求索贤人，反复强调“天下治，必贤人”的道理，劝说君主广求贤人。《察传》即认真辨认传闻的真伪，对于传闻必须“验之以理”。

卷二十三 贵直论第三

一曰贵直

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流〕也，水奚自至？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所欲奚自来？

能意见齐宣王。宣王曰：“寡人闻子好直，有之乎？”对曰：“意恶能直？意闻好直之士，家不处乱国，身不见污君。（身今）〔今身〕得见王，而家宅乎齐，意恶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将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争〕，长而行之，王胡不能与野士乎？将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谨乎论于主之侧，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主〕之所得岂少哉？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

狐援说齐湣王曰：“殷之鼎陈于周之廷，其社盖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充〕人之游。亡国之音，不得至于庙；亡国之社，不得见于天；亡国之器陈于廷，所以为戒。王必勉之。其无使齐之大吕陈之廷，无使太公之社盖之屏，无使齐音，充人之游。”齐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国三日，其辞曰：“先出也，衣絺紵；后出也，满囹圄。吾今见民之洋洋然东走而不知所处。”齐王问吏曰：“哭国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吏陈斧质于东闾，不欲杀之，而欲去之。狐援闻而蹶往过之。吏曰：“哭国之法斲。先生之老欤昏欤？”狐援曰：“曷为昏哉？”于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来，鲋入而鮒居，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殷有比干，吴有子胥，齐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东闾。每斲者以吾参乎二子者乎！”狐援非乐斲也，国已乱矣，上已悖矣，哀社稷与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论也，将以救败也，固嫌于危。此触子之所以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

赵简子攻卫附郭，自将兵。及战，且远立，又居于犀蔽（屏）〔犀〕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桴而叹曰：“呜呼！士之艱弊一若此乎？”行人烛过免冑横戈而进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艱然作色曰：“寡人之无使，而身自将是众也，子亲谓寡人之无能，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对曰：“昔吾先君献公即位五年，兼国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袭我，逊去绛七十〔里〕，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砥〕之以勇，故三年而士尽果敢；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围卫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于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乃去犀蔽（屏）〔犀〕櫓而立于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毕乘之。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也，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行人烛过可谓能谏其君矣，战斗之上，枹鼓方用，赏不加厚，罚不加重，一言而士皆乐为其上死。

二曰直谏

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而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无贤者。无贤〔者〕则不闻极言，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则无以存矣。凡国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虽存必亡，虽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论也。齐桓公、管仲、鲍叔、宁戚相与饮酒酣，桓公谓鲍叔曰：“何不起为寿？”鲍叔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缚而在于鲁也，使宁戚毋忘其饭牛而居于车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则齐国之社稷幸于不殆矣。”当此时也，桓公可与言极言矣。可与言极言，故可与为霸。

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罾，以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为葆，吉。今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罾，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王曰：“不谷免衣襁褓而齿于诸侯，愿请变更而无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令也。臣宁抵罪于王，毋抵罪于先王。”王曰：“敬诺。”引席，王伏。葆申束细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闻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于渊，请死罪。文王曰：“此不谷之过也。葆申何罪？”王乃变更，召葆申，杀茹黄之狗，析宛路之罾，放丹之姬。（后）〔务治〕荆国，兼国三十九。令荆国广大至于此者，葆申（之力也）极言之功也。

三曰知化

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论，以虽知之与勿知同。凡智之贵也，贵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则不然。化未至则不知，化已至，虽知之与勿知一（贯）〔实〕也。事有可以过者，有不可以过者。而身死国亡，则胡可以过？此贤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轻也。所轻，国恶得不危？身恶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国亡，在于不先知化也。吴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谏而不听，故吴为丘墟，祸及阖庐。

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能〕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夫吴、越之势下两立，越之于吴也，譬若心腹之疾也，虽无作，其伤深而在内也。夫齐之于吴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无伤也。今释越而伐齐，譬之犹惧虎而刺猬，虽胜之，其后患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国者，齐、晋也。君王若代齐而胜之，徙其兵以临晋，晋必听命矣，是君王一举而服两国也，君王之令必行于上国。”夫差以为然，不听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谋。子胥曰：“天将亡吴矣，则使君王战而胜。天将不亡吴矣，则使君王战而不胜。”夫差不听，子胥两祛高蹶而出于廷，曰：“嗟乎！吴朝必生荆棘矣。”夫差兴师伐齐，战于艾陵，大败齐师，反而诛子胥。子胥将死曰：“与！吾安得一目以视越人之入吴也？乃自杀。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东门，曰：“汝胡视越人之入我也？”居数年，越报吴，残其国，绝其世，灭其社稷，夷其宗庙，夫差身为擒。夫差将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见子胥于地下？”乃（为）〔爰〕幘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则不可告也；患既至，虽知之无及矣。故夫差之知惭于子胥也，不若勿知。

四曰过理

亡国之主一贯，天时虽异，其事虽殊，所以亡同者，乐不适也。乐不适则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为）〔炮〕格，雕柱而桔诸侯，不适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环，截涉者胫而视其髓，杀梅伯而遗文王其醢，不适也。文王貌受以告诸侯。作为璇室，筑为顷宫，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视其心，不适也。孔子闻之曰：“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此〕夏、商之所以亡也。

晋灵公无道，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使宰人膳熊蹯不熟，杀之，令妇人载而过朝以示威，不适也。赵盾骤谏而不听，公恶之，乃使沮麇〔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沮麇见之，不忍贼，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若死。”乃触廷槐而死。

齐湣王亡居卫，谓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对曰：“王贤主也。臣闻古人有辞天下而无恨色者，臣闻其声，于王而见其实。王名称东帝，实辨天下。去国居卫，容貌充满，颜色发扬，无重国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国居卫也，带益三副矣。”

宋王（筑）为彘帝，鸱夷〔盛〕血，〔著甲冑〕高悬之，（射着甲冑）从下〔射〕，血坠流地。左右皆贺曰：“王之贤过汤、武矣。汤、武胜人，今王胜天，贤不可以加矣。”宋王大悦，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尽应，堂上已应，堂下尽应，门外庭中闻之，莫敢不应，不适也。

【大意】

《贵直》即以直言敢谏为贵，论述虚心纳谏的重要性，指出能否“贵直”是关系到功业成败、国家存亡的大事。《直谏》集中论述臣下敢于直言、君主勇于纳谏的问题。《知化》指出对事物的了解不要只停留在暂时的表面现象上，而要预见其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过礼》即有悖常理、不合礼义，着重批评了亡国之君的“过理”行为。《雍塞》即闭塞不通，总结了亡国之君不纳贤、不纳谏而导致失败的深刻教训。《原乱》即探求祸乱的根源，劝诫统治者要采取“虑福未及，虑祸过之”的态度，防止祸乱的发生。

卷二十四 不苟论第四

一曰不苟

贤者之事也，虽贵不苟为，虽听不自阿，必中理然后动，必当义然后举，此忠臣之行也。贤主之所说，而不肖主虽不（肖其）说，非恶其声也。人主虽不肖，其说忠臣之声与贤主同，行其实则与贤主有异。异，故其功名祸福亦异。异，故子胥见说于阖闾而恶乎夫差，比干生而恶于商，死而见说乎周。

武王至殷郊，系墮。五人御于前，莫肯之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系也。”武王左释白羽，右释黄钺，勉而自为系。孔子闻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胜细民者，天下有不胜千乘者。

秦繆公见戎由余，说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内史廖。”内史廖对曰：“戎人不达于五音与五味，君不若遗之。”繆公以女乐二八（人）与良宰遗之。戎王喜，迷惑大乱，饮酒，昼夜不休。由余骤谏而不听，因怨而归繆公也。蹇叔非不能为内史廖之所为也，其义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时立其正义，故雪轂之耻，而西至河雍也。

秦繆公相百里奚，晋使叔虎、齐使东郭蹇如秦，公孙枝请见之。公曰：“请见客，子之事欤？”对曰：“非也。”“相国使子乎？”对曰：“不也。”公曰：“然则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国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犹惧为诸侯笑。今子非子之事，退，将论而罪。”公孙枝出，自敷于百里氏。百里奚请之。公曰：“此所闻于相国欤？枝无罪奚请？有罪奚请焉？”百里奚归，辞公孙枝。公孙枝自徙，自敷于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治〕官，此古人之所以为法也。今繆公向之矣！其霸西戎，岂不宜哉？

晋文公将伐邲，赵衰言所以胜邲之术，文公用之，果胜。还，将行赏。衰曰：“君将赏其本乎？赏其末乎？赏其末则骑乘者存，赏其本则臣闻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胜邲，邲既胜，将赏之，曰：‘盖闻之于子虎，请赏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难。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无辞。”郤子虎不敢固辞，乃受矣。凡行赏欲其博也，博则多助。今虎非亲言者也，而赏犹及之，此疏远者之所以尽能竭智者也。晋文公亡久矣，归而因大乱之余，犹能以霸，其由此欤？

二曰赞能

贤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舜得皋陶而〔而尧受之，禹得伯益〕而舜受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夫得圣人，岂有里数哉？

管子束缚在鲁。桓公欲相鲍叔。鲍叔曰：“吾君欲霸王，则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贼也，射我者也。不可。”鲍叔曰：“夷吾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则彼亦将为君射人。”桓公不听，强相鲍叔。〔鲍叔〕固辞让而相，桓公果听之。于是乎使人告鲁曰：“管夷吾，寡人之仇也，愿〔生〕得之而亲加手焉。”鲁君许诺，乃使吏鞞其拳，胶其目，盛之以鸱夷，置之车中。至齐境，桓公使人以朝车迎之，祓以燿火，衅以牺豭焉，生与之如国，命有司除庙筵几而荐之，曰：“自孤之闻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聪，孤弗敢专，敢以告于先君。”因顾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还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齐国，举事有功，桓公必先赏鲍叔，曰：“使齐国得管子者，鲍叔也！”桓公可谓知行赏矣。凡行赏欲其本也，本则过无由生矣。

孙叔敖、沈尹筮相与友。叔敖游于郢三年，声问不知，修行不闻。沈尹筮谓孙叔敖曰：“说义以听，方术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说义调均，以适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归耕乎？吾将为子游。”沈尹筮游于郢五年，荆王欲以为令尹，沈尹筮辞曰：“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于是使人以王舆迎叔敖以为令尹，十二年而庄王霸，此沈尹筮之力也。功无大乎进贤。

三曰自知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犹其）〔尤甚〕。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

尧（有欲）〔置敢〕谏之鼓，舜（有）〔置〕诽谤之木，汤有司（过）〔直〕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由自知哉？

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灭，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故〕败莫大于不自知。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其〕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为人主而恶闻其过，非犹此也？恶人闻其过尚犹可，〔恶己自闻其过悖矣。〕

魏文侯燕饮，皆令诸大夫论己。或言君之智也。至于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悦，知于颜色。任座趋而出。次及翟黄，翟黄曰：“君贤君也。臣闻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贤也。”文侯喜曰：“可反欤？”翟黄对曰：“奚为不可？臣闻忠臣毕其忠，而不敢远其死。座殆尚在于门。”翟黄往视之，任座在于门，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阶而迎之，终座以为上客。文侯微翟黄，则几失忠臣矣。上顺乎主心以显贤者，其唯翟黄乎？

四曰当赏

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人臣亦无道知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

晋文公反国，赏从亡者，而陶狐不与。左右曰：“君反国家，爵禄三出，而陶狐不与。敢问其说。”文公曰：“辅我以义、导我以礼者，吾以为上赏。教我以善、强我以贤者，吾以为次赏。拂吾所欲、数举吾过者，吾以为末赏。三者所以赏有功之臣也。若赏唐（国）〔圃〕之劳徒，则陶狐将为首矣。”周内史兴闻之曰：“晋公其爵乎！昔者圣王先德而后力，晋公其当之矣。”

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茵改入之。夫人闻之，大骇，令吏兴卒，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公子连立，是为献公，怨右主然而将重罪之，德茵改而欲厚赏之。监突争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众，若此则人臣争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献公以为然。故复右主然之罪，而赐茵改官大夫，赐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献公可谓能用赏罚矣。凡赏非以爱之也，罚非以恶之也，用观归也。所归善，虽恶之赏；所归不善，虽爱之罚；此先王之所以治乱安危也。

【大意】

《不苟》即言行谨慎而符合礼义，论述了臣下“当义而后举”的处事原则。《赞能》即举荐贤能，强调取得贤能对于成就霸业的重要意义。《自知》即了解自己的过失，强调自我反省是成败存亡的关键。《当赏》即赏罚得当，指出君主应根据

实际而不是凭借主观爱憎来实施赏罚。《博志》即专一其志，主张士人应排除各种障碍，专心致志，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贵当》即行事贵在恰当，指出做事不可强求，必须遵循恰当的途径和规律。

卷二十五似顺论第五

一曰似顺

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

荆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其〕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宁国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庄王听之，遂取陈焉。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国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兴师诛田成子曰：“奚故杀君而取国？”田成子患之。完子请率士大夫以逆越师，请必战，战请必败，败请必死。田成子曰：“夫必与越战可也。战必败，败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国也，百姓怨上，贤良又有死之，〔朝〕臣蒙耻。以完观之也，国已惧矣。今越人起师，臣与之战，战而败，〔败而死，〕贤良尽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国。君与诸孤处于国，以臣观之，国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败，人之所恶也，而反以为安，岂一道哉？故人主之听者与士之学者，不可不博。

尹铎为晋阳，下〔之絳〕，有请于赵简子。简子曰：“往而夷夫垒。我将往，往而见垒，是见中行寅与范吉射也。”铎往而增之。简子上之晋阳，望而垒而怒曰：“嘻！铎也欺我。”于是乃舍于郊，将使人诛铎也。孙明进谏曰：“以臣私之，铎可赏也。铎之言固曰：‘见乐则淫侈，见忧则诤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见垒念忧患，而况群臣与民乎？夫便国而利于主，虽兼于罪，铎为之。夫顺令以取容者，众能之，而况铎欤？’君其图之。”简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几过。”于是乃以免难之赏赏尹铎。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数更，虽未至大贤，犹足以盖浊世矣。简子当此。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耻无大乎危者。

二曰别类

知不知上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物多类然而不然，故亡国僂民无已。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有〕万〔有〕董，〔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不杀。或杀而寿，或杀而〕不杀，〔类固不必，安可推也。〕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为干；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或湿而干，或燔而淖，类固不必，〔安〕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类也；小马，大马之类也；小智，非大智之类也。

鲁人有公孙绰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问其故。对曰：“我国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为偏枯之药，则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为小，不可以为大；可以为半，不可以为全者也。

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物也，黄白杂则坚且物，良剑也。”难者曰：“白所以为不物也，黄所以为不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物也。又柔则卷，坚则折。剑折且卷，焉得为利剑？”剑之情未革，而或以为良，或以为恶，说使之也。故有以聪明听说则妄说者止，无以聪明听说则尧、桀无别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贤者之所以废也。

义，小为之则小有福，大为之则大有福。于祸则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兽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高阳应将为室家，匠〔人〕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为室，今虽善，后将必败。”高阳应曰：“缘子之言，则室不败也。木益枯则劲，涂益干则轻，以益劲任益轻则不败。”匠人无辞而对，受令而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后果败。高阳应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

骥骖绿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则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见也，智固有不知也，数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说所以然而然，圣人因而兴制，不事心焉。

三曰有度

贤主有度而听，故不过。有度而（以）听，则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听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则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审也。

客有问季子曰：“〔尧〕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尧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虽知之，奚道知其不为私？”季子曰：“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者，当无私矣。夏不衣裘，非爱裘也，暖有余也。冬不用簟，非爱簟也，〔清〕〔清〕有余也。圣人之不为私也，非爱费也，节乎己也。节己，虽贪污之心犹若止，又况乎圣人？”

许由非强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则贪污之利外矣。

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其术〕，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

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万物治。使人不能执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繆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荡乎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清明，清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四曰分职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处虚（素服）〔服素〕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能〕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人主之（所）惑者则不然，以其智强智，以其能强能，以其为强为，此处人臣之职也。处人臣之职而欲无雍塞，虽舜不能为。

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于五人者之事无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则能令智者谋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

辩者语矣。夫马者，伯乐相之，造父御之，贤主乘之，一日千里，无御相之劳而有其功，则知所乘矣。

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乐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于此，使众能与众贤，功名大立于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为宫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则宫室不善。”夫国，重物也，其不善也，岂特宫室哉？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不知规矩绳墨，而赏（匠）巧匠（之）。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人）〔之〕则不能，任贤者则恶之，与不肖者议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枣，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枣，衣狐之（皮）〔裘〕，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之敢〕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说，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无费乎邾与岐周，而天下称大仁、称大义，通乎用非其有，〔如己有之。〕

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其府库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则焚之，毋令人以〔之〕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叶公入，乃发太府之货〔以〕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矣；不能为人，又不能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泉之爱其子也。

卫灵公天寒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君〕衣狐裘，坐熊席，隈隅有灶，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补，履决不组。君则不寒（矣），民则寒矣。”公曰：“善。”令罢役。左右（以）谏曰：“君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罢之，（福）〔德〕将归于春也，而怨将归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鲁国之匹夫也，而我举之，夫民未有见焉，今将令民以此见之。（曰）〔且〕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欤？”灵公之论宛春，可谓知君道矣。君者固无任，而以职受任。工拙，下也；赏罚，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则受赏者无德，而抵诛者无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大意】

本部分讲似顺论的涵义。人主应当审时度势，察逆顺之变，应时而有所作为；要善于识别不同的事物和道理，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人主做事要有一定的分寸，要特别强调尺度、使任何事都能做到恰到好处；要充分了解每位大臣的能力和特长，据此委以官职，使他们能尽心施展才干；要正确处

理好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使社会秩序稳定；作为人主千万不能有骄傲
藐视小人、小国之心，要“慎小”，避免因小失大。

卷二十六士容论第六

一曰士容

士不偏不党，柔而坚，虚而实。其状腴然不儇，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属于大，似无勇而未可恐狼，执固横敢而不可辱害，临患涉难而处义不越，南面称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赖，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富贵弗就而贫贱弗竭，德行尊理而羞用巧卫，宽裕不訾而中心甚厉，难动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国士之容也。

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夫骥骜之气，鸿鹄之志，有谕乎人心者诚也。人亦然。诚有之则神应乎人矣，言岂足以谕之哉？此谓不言之言也。

客有见田骈者，被服中法，进退中度，趋翔闲雅，辞令逊敏。田骈听之毕而辞之。客出，田骈送之以目。弟子谓田骈曰：“客，士欤？”田骈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术施也；士所弇斂，客所术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烛一隅，则室偏无光；骨节早成，空窍哭历，身必不长；众无谋方，乞谨视见，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恶予，国虽大不为王，祸灾日至，〔国将灭亡。〕故君子之容，纯乎其若钟山之玉，枯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谨畏化，而不肯自足；干干乎取舍不悦，则心甚素朴。

唐尚敌年为史，其故人谓唐尚愿之，以谓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为史也，羞而不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围邯郸，唐尚说惠王而解之围，以与伯阳，其故人乃信其羞为史也。居有间，其故人为其兄请。唐尚曰：“卫君死，吾将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兴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遗，以此为君，虽有天下何益？故败莫大于愚。愚之患，（在必）〔必在〕自用，自用则戇陋之人从而贺之。有国若此，不若无有。古之与贤，从此生矣。非恶其子孙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实也。

二曰务大

尝试观于上志，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功）〔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贵于其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此所以欲荣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

（孔）〔季〕子曰：“燕爵争善处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火〕上栋，〔宇将〕焚，燕爵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及（之）〔己〕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免于燕爵之智者寡矣。夫为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于一国，区区焉相乐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矣，而终不知也，其与燕爵之智不异。故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细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细大贱贵，交相为赞，然后皆得其（所）乐。”

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嗣君应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愿以受教。”薄疑对曰：“乌获举千钧，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昭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周。”杜赫对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则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则周自安矣。”此所谓以弗安而安者也。

郑君问于被瞻曰：“闻先生之义，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对曰：“有之。夫言不听，道不行，则固不事君也。若言听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贤乎其死亡者也。

昔（有）〔者〕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内矣。汤、武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达矣。五伯欲继汤、武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孔、墨欲行大道于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荣矣。夫大义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务事大。

三曰上农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以〕生，此圣人之制也。故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

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

故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众，农不上闻，不敢私籍于庸，为害于时也。（然后制野禁）苟非同姓，农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农也。

〔然后制野禁。〕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粪。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于时也。

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繆，罔网罟不敢出于门，罟罟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时也。

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国家难治，三疑乃极，是谓背本反则，失毁其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是谓大凶。夺之以土功，是谓稽，不绝忧唯，必丧其糈。夺之以（水）〔本〕事，是谓龠，丧以继乐，四邻来（虚）〔虐〕。夺之以兵事，是谓厉，祸因胥岁，不举铨艾。数夺民时，大饥乃来。野有寝耒，或谈或歌，旦则有昏，丧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 〕。

四曰任地

后稷曰：子能以洼为（突）〔突〕乎？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子能使（吾土）〔五土〕靖而圳浴土乎？子能使保湿安地而处乎？子能使藿（夷）〔冀〕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子能使粟圆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无）〔为〕之若何？

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

上田弃亩，下田弃圳。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蛾。今兹美禾，来兹美麦。

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圳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博〕六寸，所以间稼也。地可使肥，（又）〔不〕可使棘。人肥必以泽，使苗坚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

草湍大月。冬至后五旬七日，萑始生，萑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日至，苦菜死而资生，而树麻与菽，此告民地宝尽（死）〔矣〕。（凡）〔芘〕草生（藏）〔而〕（日中）〔己^少〕出，豨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时见生而树生，见死而获死。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

有年瘞土，无年瘞土。无失民时，无使之治下。知贫富利器，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尽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使其民而（郟）〔却〕之。民既（郟）〔却〕，乃以良时慕，此从事之下也。操事则苦，不知高下，民乃逾处。种稂禾不为稂，种重禾不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大意】

《土容》指士人的仪容举止、品格风范。作者列举了士人外柔内刚、光明磊落、志向高远、坚定果敢、恪守礼仪、超世离俗等美德和远大志向。《务大》即致力于大事，阐明了个人的荣辱取决于国家安危的道理。《尚农》即重农，旨在论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指明农业生产是消除动乱、富国强兵的根本。《任地》具体阐述了利用土地的方法和原则。《辩土》即辨别土地的不同特性而采取不同的耕种措施，提出了许多田间管理的方法。《审时》从正反两方面列举了农作物种植得时与失时的不同结果，说明了农业生产适应节气的重要性。

